

從御製詩看乾隆皇帝典藏的汝窯*

余佩瑾
國立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

提 要

擁有青瓷之魁美譽的北宋汝窯，傳世品中有二十一件題刻有乾隆御製詩，同時繪製於乾隆時期，具有典藏圖錄功能的《燔功彰色》和《埏埴流光》兩本圖冊中，也見有能夠和傳品相對照的四件汝窯，由此可知，以具體的典藏記號來追溯，則至少有二十五件汝窯曾經過乾隆皇帝的收藏。

從汝窯瓷器上所見御製詩切入，可以發現乾隆皇帝同時在詩中表達出緬懷宋朝宮廷用瓷，因宋徽宗而起的警惕思維，以及從中建構一個可以上溯的理想官窯，和以此期勉其治下官窯等各種不同的想法。由此可見，為陶瓷器加刻御製詩，具有重新賦予舊典藏一份全新意涵的積極作用。除了加強推廣乾隆皇帝個人形象外，亦能說明乾隆皇帝重建清宮典藏的目的。

關鍵詞：乾隆皇帝、北宋汝窯、御製詩

* 本文改寫自筆者參加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舉辦之「北宋汝窯青磁の謎にせま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所宣讀的論文。投稿期間，承蒙匿名審查教授們多方賜教，讓筆者有機會重新反省整篇文章的題目與架構，最後終於完成。謹誌謝忱。

一、前 言

無論傳世北宋汝窯，是否如同《寶豐清涼寺汝窯》一書所言，總計有七十四件，或著還存在該書所遺漏計算的部分。¹ 在這些作品中，依據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顯示，至少有二十一件刻題有乾隆皇帝御製詩（參見附表一），² 同時也有四件收錄在繪製於乾隆朝的《燔功彰色》和《埏埴流光》兩本圖冊中（參見附表二）。由於這兩本圖冊所畫的汝窯和刻有御製詩的作品互不相同，故若以具體的典藏記號來思考乾隆皇帝典藏的汝窯，則至少有二十五件曾經過乾隆皇帝的收藏。

學界對乾隆皇帝典藏汝窯議題的關注，始於 1930 年代英國大衛德爵士 (Sir Percival David)，他在“A Commentary on Ju ware”一文中依循乾隆皇帝御製詩的提示，確認北宋汝窯瓷器的具體外觀。³ 至 2003 年謝明良教授在一篇試圖復原乾隆皇帝鑑賞陶瓷特色的〈乾隆的陶瓷鑑賞觀〉中亦述及相關議題。謝明良教授透過乾隆皇帝的御製詩文，細緻地分析乾隆皇帝能夠識別汝窯瓷器底部細如芝麻的支燒痕，以及因乾隆皇帝對「奉華」銘的考證，致使近代學者馮先銘先生受其影響，而能夠據以判斷奉華堂係南宋高宗德壽堂的配殿。另一方面謝明良教授也舉出經乾隆皇帝鑑定屬於汝窯的作品共有九件之多，其中六件確定為汝窯。這六件目前分別典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北京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北京故宮）、香港藝術館和大英博物館。⁴

1 傳世汝窯瓷器一覽表，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寶豐清涼寺汝窯》，頁 143-144，及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國際交流特別展「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展」圖錄》，頁 278。但就本文所見，該一覽表至少漏掉英國 The Barlow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Sussex 所典藏的汝窯青瓷洗，該件作品形制與故宮典藏汝窯青瓷洗（故瓷 9827）相同，底有三枚支燒痕。

2 原為 Eumorfopoulos 收藏（現藏於大英博物館）的一件青瓷碟，底部刻〈詠汝窯盤子〉御製詩，詩末署「乾隆己亥夏御題」和「古香」印文，且有五枚支燒痕。因從舊出版品難以研判窯口。筆者因參加大英博物館舉辦乾隆御製詩文物研討會（2010 年 3 月 1 日至 2 日），故有機會提件參觀，會中多數學者同意該件作品產燒於北宋，但北京故宮王光堯先生依其器表所透露的燒造溫度，研判是「類汝窯型」作品。本文採納謝明良教授意見，視該件作品為汝窯。圖版見 R. L. Hobson, *The Catalogue of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of Chinese C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 Porcelain*, Vol. II, Plate XXVI B100.

3 Sir Percival David, "A Commentary on Ju Ware,"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4 (1936-37), pp.18-69, 98.

4 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故宮學術季刊》，21 卷 2 期（2003 冬），頁 1-38。與汝窯相關部分見頁 13-15。不過在〈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一文中，謝明良教授已修正為經乾隆鑑定屬於汝窯的作品有七件。見謝明良，〈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故宮學術季刊》，27 卷 4 期（2010 夏），頁 1-30。

本文即在前述兩位專家前輩的研究基礎上，持續從汝窯瓷器上所見御製詩的角度切入，觀察乾隆皇帝御題汝窯瓷器的可能意涵，和從中衍生而出的理想官窯概念，以及下旨刻詩和他重建清宮典藏之間的關係。

二、汝窯瓷器上所見御製詩

由於本文以下的論述將多方涉及到乾隆皇帝御製詩以及刻有御製詩的瓷器，故有必要先敘明御製詩所見內涵能否代表乾隆皇帝想法的觀點。關於此，以往對乾隆皇帝御製詩的看法，即存在有親筆和由詞臣代筆兩種不同的意見。⁵對本文來講，因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所登錄的造作流程中，文物刻詩皆需經乾隆皇帝下旨交辦，就算是御製詩並非由乾隆皇帝一人所作或由代筆完成，也至少反映出乾隆皇帝所能接受的觀點。更何況將詩刻在瓷器上，透過觀看所要傳達的訊息，或如乾隆皇帝致贈御筆書畫給來訪的葡萄牙大使所言：「這是我親手寫的畫，……你看見這東西，就記著我，……」。⁶由此可知，同樣出自御筆且經過皇帝下旨刻在瓷器上的御製詩，因具有彰顯皇帝形象的功能，故其內涵理應可視為是乾隆皇帝表達想法的一種方式。

以此來看乾隆皇帝詠汝窯的御製詩，雖然只有七首，但因他也曾下旨將題詠其他窯口的詩刻在汝窯上，故讓我們能在傳世汝窯中發現二十一件刻有御製詩的作品。因此，以汝窯瓷器上所見御製詩來理解乾隆皇帝對汝窯的看法，將發現他不見得將汝窯視為是汝窯，有時也將之當成別的窯口來頌揚。至於，乾隆皇帝不將汝窯看成是汝窯，究竟是辨識能力的問題，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本文以下即擬從御製詩

5 關於御製詩是否出自代筆問題，乾隆皇帝在〈御製樂善堂全集序〉中，曾言：「……蓋是集乃朕夙昔稽古典學所心得，實不忍棄置。自今以後，雖有所著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贋各半。且朕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巧，以轉貽後世之譏。……」，見《御製樂善堂全集》，頁2。此一資料承蒙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陳葆真所長教示，特此申謝。此外，陳捷先教授也於〈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一文中認為乾隆皇帝御製詩足以反映他個人的文化價值取向。見陳捷先，〈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收錄於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頁229。另外，孫瀛洲先生曾在其〈瓷器辨偽舉例〉一文中，提及英國大衛德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所藏刻有乾隆御製詩之瓷器，其底部詩題可能非刻於乾隆朝。見孫瀛洲，〈瓷器辨偽舉例〉，《文物》，1963年第6期，頁42-47。而林業強教授（Peter Y.K. Lam）在2010年3月於大英博物館舉辦之刻有乾隆御製詩之文物研討會（Qianlong Inscription Workshop, 2010年3月1日至2日）中所發表“Qianlong Poems: Printed Editions and Connoisseurship”一文中，也提及瓷器上所見乾隆御製詩，並非皆於乾隆朝刻題，有可能出自後人仿刻。此篇宣讀論文，尚無正式出版。

6 閻宗臨，〈乾隆十八年葡使來華紀實〉，收錄於《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頁215。

中所見內涵來探討。

首先，回顧謝明良教授的研究，因他曾指出：乾隆皇帝在臺北故宮收藏的元「鈞窯如意天青釉紫斑如意枕」上刻〈詠汝窯瓷枕〉詩，及在大英博物館收藏（原大衛德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典藏，以下簡稱 PDF〕之「汝窯青瓷碗」上題〈題均窯碗〉詩，明顯地反映出乾隆皇帝鈞汝不分的鑑賞觀。⁷故讓本文可將之視為是乾隆皇帝將汝窯看成是鈞窯的例證。

其次，除鈞窯之外，以臺北故宮收藏之「汝窯青瓷洗」為例，因刻題在該件作品底部的御製詩存在一句「祇以光芒嫌定州」（見附表一·18），而且透過乾隆皇帝的說明，得知該句典故實出自宋人陸游《老學庵筆記》關於「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和明人田藝衡《留青日札》關於「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的描述，⁸故知接續在「祇以光芒嫌定州」之後的「官窯祕器作珍留」中的「官窯」應是指汝窯而言。如果，乾隆皇帝筆下的官窯是汝窯，那麼透過此首御製詩，而能得知乾隆皇帝也將汝窯看成是北宋官窯。⁹

再者，我們從刻在汝窯青瓷膽瓶（見附表一·7）上的御製詩，詩中所存在「難為兄固有其事，生二精陶實出群」，和刻在汝窯青瓷紙槌瓶（見附表一·9）上的「陶得純青生二成，果然色質勝難兄」，可以發現乾隆皇帝也將汝窯看作是處州章生二窯。所謂處州章生二窯，究指何種窯口？此點正如同乾隆皇帝在另一首〈詠哥窯盤子〉詩中所言：「處郡章家弟與兄，弟陶純美較兄精，春風堂不觀隨筆，那識哥窯所得名」。乾隆皇帝對章生一、章生二窯的概念，乃得自於明人陸深《春風堂隨筆》中有關「……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為世所貴，即官窯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窯」的記載。¹⁰乾隆皇帝不但相信陸深的觀點，且以自身的理解，將章生一、章生二窯看成是「宋時處州章生一、生二兄弟，皆主龍泉之琉田窯，生

7 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頁 14-15。

8 〈詠官窯盤子〉：「祇以光芒嫌定州（詩注：宋時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不入禁中，京師置窯燒造，曰官窯。說見《老學庵筆記》及《留青日札》中），官窯祕器作珍留，獨緣世遠稱稀見，髻壑仍多入市求。」《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九）》，御製詩五集，卷 23，頁 27；（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 2，頁 11。

9 謝明良教授以為乾隆皇帝以詠官窯之觀點題識於汝窯瓷器上，或說明乾隆皇帝將北宋汝窯視為北宋官窯的觀點。謝明良，〈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頁 12-13。

10 〈詠哥窯盤子〉（1775）：「處郡章家弟與兄，弟陶純美較兄精，春風堂不觀隨筆，那識哥窯所得名。（詩注：春風堂隨筆載，宋時處州章生一、生二兄弟，皆主龍泉之琉田窯，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即官窯之類；生一所陶，淺白斷文，號百圾碎，故名哥窯）」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七）》，御製詩四集，卷 26，頁 29。

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即官窯之類。生一所陶，淺白斷紋，號百圾碎，故名哥窯」。¹¹此一講法，不僅和明人郎瑛《七修類稿》中有關「生一所陶者為哥窯，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為龍泉，以地名也」的說法有所不同。同時，乾隆皇帝視章生二窯為官窯，也表現出他個人對於前人觀點的重新解釋。¹²

另外，臺北故宮收藏的三件汝窯青瓷水仙盆（見附表一·1-3），其底部刻題的御製詩詩題雖然皆作〈獮食盆〉，但是透過乾隆皇帝加注於題名之下，所謂「實宋脩內司窯器也，俗或謂之太真獮食盆」的說明，以及詩中具有「官窯莫辨宋還唐」的陳述，¹³而得知乾隆皇帝其實是將此三件水仙盆視為是脩內司窯。但是對乾隆皇帝來講，所謂脩內司窯究竟是指我們今天所認識的南宋脩內司官窯，還是其他窯口？則需要再藉助不同的題詠，方能瞭解其中真正的意涵。

如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皇帝以「銅之壽者三代遺，宣和博古曾辨之，是時設有脩內司，官汝鈞定精為瓷」來題詠〈宋瓷臂擱〉，¹⁴詩中以爲脩內司窯係為北宋宮廷用瓷。同時，在同一年詠〈宋瓷鼎〉中，也有與之類似的「均（鈞）汝遙傳脩內司」的陳述。¹⁵至乾隆二十年（1755），當他面對因平定新疆伊犁所獲得的一只龍泉窯盤子，亦在詩中以「盤子龍泉釉，陶成脩內司」，¹⁶形容龍泉青瓷釉也是脩內

11 〈詠哥窯盤子〉詩注，御製詩四集，卷二十六。

12 乾隆皇帝將處州章生二窯視為官窯的觀點，也在〈詠官窯碟子二器〉（1789）詩中，以「兄也為兄弟治官」陳述出來。〈詠官窯碟子二器〉：「兄治為兄弟治官，同看百圾色青完（詩注：見春風堂隨筆），可知仲已稱勝伯，漫擬大邱舉二難。坤寧為宋抑為明（詩注：一碟底鐫坤寧二字，又鐫甲字，按今之坤寧宮沿明之舊，而陶宗儀輟耕錄記宋官宮殿，已有坤寧殿之名，此器中坤寧二字，不知鐫於何時矣。）總以純青質過兄，微薛暴原鐫甲品，先予重古薄今評（詩注：是二器火氣全消，穆然古色，雖微有薛暴亦稱甲品，予向有古丙科為今甲第之句，以此器觀之，則重古薄今不自予始矣。）」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九）》，御製詩五集，卷49，頁25、26。

13 臺北故宮和北京故宮各自典藏一件清仿汝釉青瓷水仙盆，北京故宮的仿汝釉水仙盆底刻〈詠官窯盆〉御製詩，循此追溯《清高宗御製詩文集》所登錄之詩作，發現在首句之下，乾隆皇帝加注有：「俗謂此器為唐宮貓食盆，然大內今已有三，了識為宋官窯製也」，本文以為對照傳世品，乾隆皇帝筆下之「三個」，應指臺北故宮三件底刻〈獮食盆〉詩之青瓷水仙盆（故瓷17851、13977、14019，見附表一·3-1）。

14 〈宋瓷臂擱〉：「銅之壽者三代遺，宣和博古曾辨之，是時設有脩內司，官汝均定精為瓷，火父水母相濟資，因成器用罇餅疊，何來臂擱製雅宜，色古質樸非新奇，兼絕髻壑薛暴疵，瘦金健筆憑爾為，未聞貴重等夏彝，金堅土脆閱歲時，敦貞富有似此希，物以少貴固如斯，名以久彰更可思。」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三）》，御製詩二集，卷34，頁18。

15 〈宋瓷鼎〉：「見說輕堅大邑瓷，幾曾髻壑匠師嗤，餅盆徒供家人饋，均汝遙傳脩內司，無益害功伊古戒，大烹餐聖繫吾思，穆然葆采陳棐几，介紹龜罇與鳥彝。」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三）》，御製詩二集，卷31，頁21。

16 〈詠龍泉盤子〉：「盤子龍泉釉，陶成脩內司，何年歸絕域，經歲鬻沙陂，飽識糲漿味，寧無故土思，李陵儼人也，相較不如伊。」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四）》，御製詩二集，卷66，頁6。

司窯。此一現象一直延續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在〈宋瓷駱駝〉一詩中，同樣都以「脩內陶成供秘玩」來闡述脩內司窯代表北宋宮廷用器。¹⁷ 據此，我們似能從中發現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乾隆皇帝視脩內司窯為北宋宮廷用瓷。然而至乾隆四十年（1775）左右，此一觀點始逐漸出現改變。

乾隆皇帝看法的改變，清楚地表露在其〈詠官窯碟子〉和〈詠官窯葵花盤〉¹⁸ 兩首詩的詩注中。透過這兩首詩的詩注，可以觀察到他以「宋脩內司官窯在杭之鳳凰山下」和「宋脩內司窯在鳳凰山下」來定義脩內司窯。¹⁹ 同時，在〈詠哥窯爐〉的詩注中，又以「高濂遵生八牋載官窯在杭之鳳凰山下」，²⁰ 說明他對脩內司窯的認識，乃承襲自於明人高濂《遵生八牋》的觀點。²¹ 以此對照上文，可以瞭解至乾隆四十年（1775）左右，乾隆皇帝又將脩內司窯看成是鳳凰山下的官窯。

綜上所述，從汝窯瓷器上所見御製詩，大致可以從中歸納出乾隆皇帝不僅將汝窯視為汝窯，同時也把汝窯看作是鈞窯、北宋官窯、處州章生二窯和脩內司窯。如果跳脫辨識能力的問題，無論乾隆皇帝是不是真的認識汝窯和御製詩中述及的其他窯口，因包含汝窯在內的這些窯口在乾隆皇帝眼中，皆具有作為「官窯」和「官方用器」的共同特色，故似可從中推想乾隆皇帝或擬透過對汝窯一類宋瓷的題詠、鑑識，來建構一個可以上溯、依循的理想官窯典範。

三、理想的官窯典範

那麼，什麼樣的瓷器才稱得上是理想的典範呢？承前所述，至乾隆四十年（1775）左右，乾隆皇帝似已清楚地意識到脩內司官窯為南宋官窯，故下筆常在御

17 〈宋瓷駱駝〉：「泉渠奇種出荒遐，寫象雙峰亦自嘉，乍可昂頭辭鞞革，漫稱開口解理沙，致遙惟許哥舒翰，負重得休乾那耶，脩內陶成供秘玩，詎期五國伴愁嗟。」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五）》，御製詩三集，卷2，頁9。

18 〈詠官窯葵花盤〉（1778）：「脩內陶秘器，官窯異外間，難分建隆代，總出鳳凰山，葵式全非楮，冰紋半漆般，傾陽如取譬，切已獨思艱。」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八）》，御製詩四集，卷46，頁11。

19 〈詠官窯碟子〉（1775）：「掙釘猶是宋窯遺，冰裂紋存泐水滋，一例鳳凰山下土（詩注：宋脩內司官窯在杭之鳳凰山下），不經陶鍊孰珍之。」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七）》，御製詩四集，卷28，頁8。

20 〈詠哥窯爐〉（1785）：「宋器無多巧，大都鑪與瓶，妙香欣此藝，忘嗅有餘馨，提拾資雙耳，丁星承六釘，由來絳土色，謂鐵誤為聽（詩注：高濂遵生八牋載，官窯在杭之鳳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鐵，哥窯取土亦在此，則鐵足乃因土色，非真以鐵為之足）。」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九）》，御製詩五集，卷12，頁26。

21 見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頁11-13。

製詩中述及「官窯創自脩內司」、²²「陶成脩內故稱官」、²³「製從脩內趙家司」、²⁴「脩內精陶因號官」²⁵等，一方面展現他的陶瓷史常識，另一方面也藉由對南宋官窯的題詠來緬懷宋朝瓷器。

但若進一步探究同樣完成於四十年（1775）左右的御製詩，卻發現乾隆皇帝仍然透過南宋官窯來追溯北宋徽宗朝的瓷器。如「官窯名始宋南渡，後苑製效政和故」、²⁶「邵局窯工法政和，惟供御用號官科」、²⁷「宣和陶器用功巧，脩內督之奄豎倫」²⁸和「邵局仿東京，官窯因得名」等，²⁹不僅如此，對處州章生二窯，也以「秘製遺脩內，陶成自生二」³⁰和「生二陶成脩內司」，³¹來表述章生二窯亦應列入脩內司官窯的脈絡中來理解。

對此，首先需要釐清的是乾隆皇帝筆下的脩內司官窯，是否如同今日學界的認識？若依照上文所述，追溯明人高濂《遵生八牋》的記載，卻發現高濂筆下僅以「所謂官者，燒於宋脩內司中，為官家造也。窯在杭之鳳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鐵，時云紫口鐵足」，³²來陳述鳳凰山下的官窯。同樣若再對照乾隆皇帝自云曾經

-
- 22 〈題官窯盆〉（1779）：「官窯創自脩內司，爾時外間禁用之，即今經六七百歲，猶見一二晨星遺，謂獨食盤誠調語，唐宮麥淫何足舉，井華淨手漾釧金，宜贈玉臺新詠侶，雖微薛暴無害佳，如玉豈得無暇皆，聲聞過情君子恥，和光混俗幽人懷。」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八）》，御製詩四集，卷58，頁7。
- 23 〈詠官窯小瓶〉（1782）：「陶成脩內故稱官，不謂兄難弟更難，設以簪花論品格，詩中島瘦與郊寒。」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八）》，御製詩四集，卷86，頁20。
- 24 〈詠官窯五絃瓶〉（1787）：「火氣全無釉氣滋，製從脩內趙家司，五絃妥貼榴花插，正是薰風解阜時。」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九）》，御製詩五集，卷32，頁18。
- 25 〈詠官窯雙耳小瓶〉（1790）：「脩內精陶因號官，淡青細坂滿身盤，卻無髻髻誠全璧，為想重宣伴上闌，且以耳雙提則便，奚姑口一守之難，隨時隨物堪窮理，寓意長吟作靜觀。」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十）》，御製詩五集，卷53，頁2。
- 26 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九）》，御製詩四集，卷41，頁10。
- 27 〈詠官窯四絃瓶〉（1780）：「邵局窯工法政和，惟供御用號官科，四絃縱匪宮商寓，一意應期祥瑞羅（詩注：列子命官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寶露古曾貯有幾，晨星今亦見無多，簪花雅稱拈毫對，不謝偏欣馥籟過（詩注：古瓷餅簪花能久不謝）。」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八）》，御製詩四集，卷76，頁4。
- 28 〈詠官窯葵花小盃〉（1782）：「宣和陶器用功巧，脩內督之奄豎倫，設曰葵花喻忠赤，師成輩豈果其人。」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八）》，御製詩四集，卷88，頁27。
- 29 〈詠宋官窯八方瓶〉（1786）：「邵局倣東京，官窯因得名，兼隅同卦列，守口匹如城，可以事觀世，蓋云餅寓平，爾時南北判，何謂八方并。」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九）》，御製詩五集，卷21，頁1。
- 30 〈詠七絃官窯瓶〉（1775）：「秘製貽脩內，陶成自二生，七絃存古式，兩孔列橫庚，提挈擷芳便，汲斟戒器盈，莫嫌艱動操，捫扣有清聲。」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七）》，御製詩四集，卷29，頁35。
- 31 〈詠官窯淨瓶〉（1779）：「生二陶成脩內司，全消火氣葆光滋，珠林秘殿常曾見，大士普門手所持。」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八）》，御製詩四集，卷63，頁26。
- 32 〈明〉高濂，《遵生八牋校註》，卷十四，頁531。

參考過的《留青日札》，也能從其中有關：「南渡後有邵成章提舉，號邵局，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模範極精，油色瑩徹，為世所珍」的記載，³³而了解到這兩本文本其實並未交待南宋官窯與北宋徽宗朝瓷器之關係，故而未能將之視為是影響乾隆皇帝將南宋官窯看成是承襲自至北宋的重要著作。

在此之下，影響乾隆皇帝的關鍵點又是什麼呢？如果以今日所認知的南宋官窯實得自於宋人葉寘《坦齋筆衡》和顧文薦《負喧雜錄》的說法，來思考乾隆皇帝知識取得的途徑，則可從刻在臺北故宮「汝窯青瓷盤」上所存在：「精評早具輟耕錄，刼製猶存脩內司」，³⁴推測乾隆皇帝或對元人陶宗儀《輟耕錄》有所知悉，那麼收錄其中的宋人葉寘《坦齋筆衡》，可能才是影響乾隆皇帝透過南宋官窯上溯北宋的重要文本。加上收錄有宋人顧文薦《負喧雜錄》的《說郛》後來也被收進四庫全書中，這樣看來，乾隆皇帝對修內司官窯的認識與了解，可能正如同今天學界一樣，乃受惠於《坦齋筆衡》和《負喧雜錄》中關於：「宣政間（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製，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油色瑩澈，為世所珍。後郊壇別立新窯，亦曰官窯」³⁵的記載所啟發。

但是透過南宋官窯追緬北宋徽宗朝瓷器，難道不擔心因此被宋徽宗玩物喪志的形象所牽累？依據謝明良教授研究，曾被史家譏評為亡國之君的北宋徽宗，對立志擔任聖人君主的乾隆皇帝而言，自是不能予以苟同。³⁶因此，乾隆皇帝方於〈詠均窯雙耳瓶〉御製詩中，以「欲問宣和精物理，達聰虞訓可曾思」，³⁷一方面表達他和宋徽宗有所區隔，另一方面也藉著對古代聖人虞舜聖德的推崇，來強調他思及越過北宋徽宗直溯虞舜河濱遺範的理念。³⁸此點對照臺北故宮收藏「汝窯青瓷盤」（見附表一·8）上所刻：「玩當喪志戒惟茲」，和北京故宮「汝窯青瓷碗」（見附表一·14）上所刻：「玩物敢忘太保言」，³⁹則可從相同的脈絡，理解乾隆皇帝將此類寓富

33（明）田藝衡，《留青日札》，收入（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36，頁21。

34〈詠官窯盤〉（1775），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七）》，御製詩四集，卷28，頁31。

35《坦齋筆衡》紀錄為政和間。（宋）葉寘，《坦齋筆衡》，收入陶宗儀，《輟耕錄》，卷29，頁13-14。

36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頁23。

37〈詠均窯雙耳瓶〉（1790）：「耳雙穿組提攜便，脩內當時位置宜，欲問宣和精物理，達聰虞訓可曾思。」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十）》，御製詩五集，卷60，頁22。

38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頁21-25。

39〈詠官窯八方瓶〉（1779）：「陶成緬越送，閱幾百年深，不辨仁兮哲，可憐微與欽；器存因論世，物玩莫忘歲，當底原標甲，品題獲我心。」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八）》，御製詩

意警惕的詩刻宋瓷上，實具有傳達以宋徽宗為借鏡的想法。

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不與宋徽宗苟同的乾隆皇帝何以又極其不避諱地在御製詩中緬懷北宋瓷器？難道宋徽宗朝的瓷器才是乾隆皇帝心目中的理想典範？此點正如同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史實一樣，乾隆皇帝確實在許多與藝術相關的作為上表現出效法宋徽宗的行徑。如就出版事業而言，乾隆皇帝效法北宋徽宗朝編輯《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和《宣和博古圖》的作法，為清宮典藏的書畫和青銅器編輯《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和《西清古鑑》、《西清續鑑》、《寧壽鑑古》等圖錄，已讓學者將之視為是表現於文化事業上的行徑與企圖心，乾隆皇帝可視為是歷史上惟一能夠和宋徽宗匹敵，甚或有更進一步超越的意圖。⁴⁰ 故就乾隆皇帝所欲建構的理想官窯典範而言，本文以為北宋徽宗朝瓷器應該正是他所追慕的典範之一。此一面向也能從傳世御製詩瓷器以北宋製品居多，而北宋製品中，又以汝窯居冠的情形間接獲得印證。

除了御製詩外，依據謝明良教授研究：乾隆皇帝在〈古玉斧珮記〉中有關「內府銅玉諸器，率以甲乙別等地」的陳述，正是他「模倣因襲所謂宋代以天干甲乙評等地的做法，將清宮所藏古玩諸器予以等級分類」的表現。⁴¹ 本文在謝明良教授的研究基礎上，又進一步發現乾隆皇帝仿效宋朝建等分類的典藏方式，也反映在題汝窯御製詩中。如乾隆皇帝題「汝窯青瓷盤」的詩注中即言：「內府古器列上等者，匣作皆刻甲字」（見附表一·4），⁴² 而題「汝窯青瓷碟」的詩注中也存在：「大內古玩以甲乙評其等第，此器底有舊鐫丙字，是彼時三等為今一等，因並識之」（見附表一·5）。⁴³ 另外，臺北故宮所藏兩件底部刻有「丙」字銘的汝窯青瓷盤（見附表

四集，卷64，頁10-11。

40 石守謙，〈清室收藏的現代轉化——兼論其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發展之關係〉，《故宮學術季刊》，23卷1期（2005秋），頁15。Ebrey研究指出，從文化藝術的角度來看，乾隆皇帝應該是歷史上惟一能夠和宋徽宗抗衡的皇帝。這兩位皇帝同樣擁有強烈的藝術企圖心，本身具備藝術涵養，繼承王位之際，也同樣處於一個國勢平穩，藝術市場活絡的年代，因此也容易取得文物的典藏。見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pp.341-349.

41 〈古玉斧珮記〉，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一）》，御製文二集，卷12，頁1。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頁7。

42 〈詠官窯盤子〉（1772）：「盤子徑五寸，如規口面圓，出陶無髻態，閱世獨完全，冰裂紋隱約，鐵釘跡屬連，底心鐫甲字，先得此同然（詩注：內府古器列上等者，匣作皆刻甲字）。」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七）》，御製詩四集，卷11，頁9。

43 〈題官窯碟子〉（1774）：「淡青冰裂細紋披，秘器猶存修內遺。古丙科為今甲第，人才歎亦或如斯（詩注：大內古玩，以甲乙評其等第，此器底有舊鐫丙字，是彼時三等，為今一等，因並識之）。」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七）》，御製詩四集，卷26，頁1。

一·5·6)，在乾隆皇帝御製詩中皆可見到「古丙科爲今甲第」之句，除了呼應前述「甲乙丙」字銘刻題於乾隆朝之前的現象外，也反映出乾隆皇帝視「甲」字銘爲上等，而「丙」字銘爲下等的看法。

以傳世實物爲例，多數汝窯底部不僅刻有「甲」字或「丙」字銘（參見附表一·4-6，20）。而且帶木座者，其木座底部也見有刻題「甲」字銘的例子（見附表一·20）。這些例證十分明顯地可以和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初三日《活計檔》的記事相互對照，從「員外郎白世秀來說總管潘鳳、太監張永泰交：定窯鑲銅口碟一件、定窯鑲銅口暗花碟一件、定窯鑲銅口拱花碟一件、哥窯葵瓣碟大小四件（內一件口磕蠟補）、哥窯菱花洗二件（內一件口磕蠟補、內一件口磕七處，俱係頭等無款）、霽青鑲銅口鏡碗一件（二等無款），傳旨：著配座，得時，頭等刻甲字，二等刻乙字」的記載中，⁴⁴可了解乾隆皇帝爲文物編等，和將等級記號刻題於木座的時間，至少可以上溯至乾隆十八年（1753）左右。

在此脈絡下，我們當不難明白乾隆皇帝雖然認同北宋宮廷用器的精緻美好。但爲凸顯他個人與北宋徽宗不同的形像，故下筆陳述南宋官窯，以和宋人葉寘、顧文薦相同的觀點，將南宋官窯的產燒溯及至北宋。可是下筆作結之際，爲避免造成旨在追慕北宋徽宗的誤會，尙得適時的提出古代聖人「河濱遺範」的典範，以作爲力追古代聖人的表示。這種看似前後矛盾的現象，其實又從另一個層面間接傳遞出乾隆皇帝極力透過各種御製詩標記，將清宮典藏的古代陶瓷，提昇至一個值得珍藏的脈絡中。

四、以御製詩瓷器為樣本的仿古

至於，因追緬宋代理想官窯，落實至實際的產燒，乾隆官窯是否如同乾隆皇帝刻在「汝窯青瓷洗」（見附表一·10）上的御製詩所言：「而今景德無斯法，亦自出藍寶色浮」，雖然燒造汝窯的技術早已不存在，可是乾隆官窯卻仍能能夠運用當時新研擬的技法來產燒優質瓷器？以下即擬從清「仿汝釉青瓷水仙盆」和清乾隆「仿汝釉碟」爲例，探討以御製詩瓷器爲樣本所產燒的仿古瓷器。⁴⁵

44 乾隆十八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事錄。這一點其實又能與乾隆三十八年（1773）皇帝〈詠官窯盤子〉詩注中所言：「內府古器列上等者，匣座皆刻甲等」相對照，說明乾隆皇帝爲文物編等，同時在匣座上刻題等級記號。

45 本文所謂清代仿燒御製詩瓷器，係指器形及釉色與御製古瓷器相近者，並非指該件作品一定產燒於乾隆皇帝御製詩刻題之後。

(一) 清「仿汝釉青瓷水仙盆」

臺北和北京故宮各收藏有一件清仿汝釉水仙盆，兩件作品底部亦各刻有一首御製詩，臺北故宮收藏品底部刻〈題官窯盆〉詩（見附表一·22），而北京故宮收藏品底部刻〈詠官窯盆〉詩（見附表一·23）。關於臺北故宮清「仿汝釉青瓷水仙盆」（圖1）的定年，因考慮到唐英〈陶成紀事碑〉（1735）中存在有「仿銅骨無紋汝釉，仿宋器貓食盆，人面洗色澤」，及雍正元年（1723）《活計檔》記事曾出現「古瓷人面洗」、「汝窯腰圓筆洗」，⁴⁶和「乳（汝）窯瓷盆」等品目，⁴⁷甚至於乾隆朝《活計檔》亦述及博古格中見有雍正七年（1729）集成的「汝釉貓食盆」等，⁴⁸看似雍正朝曾整理汝窯水仙盆，並加以仿製的記事，故本文擬將臺北故宮典藏的清「仿汝釉青瓷水仙盆」視為產燒於雍正朝而非乾隆朝。

至於北京故宮收藏的清「仿汝釉青瓷水仙盆」（圖2），因至今只能隔著玻璃櫃觀看，故無法評斷其與臺北藏品之間的差別。但從相關的出版品中也能得知該件作品曾被鑑定為雍正及乾隆兩個不同朝代。⁴⁹本文以為北京故宮對其產燒於乾隆朝的判斷，應與乾隆十年（1745）《活計檔》曾出現皇帝下旨仿燒汝釉貓食盆的記事有關。⁵⁰

至於，乾隆朝所仿水仙盆的樣式，倒是可以南京博物院所藏清乾隆「粉青釉雙

46 「雍正元年三月初四日，怡親王交古磁人面洗二件，王諭著配做合牌錦匣。十二月二十一日，怡親王交汝窯腰圓筆洗一件，王諭鑲金口。……，於本月二十八日汝窯腰圓筆洗一件，鑲金口一件，重四錢四分怡親王呈進。」（汝窯腰圓筆洗，有可能係對汝窯青瓷水仙盆之形容，因此此處之鑲金口汝窯腰圓筆洗，令人產生與傳世嵌有銅釦之汝窯青瓷水仙盆之聯想，見雍正元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1，頁6、11。關於本文中翻查的《活計清檔》文獻材料，分別來自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內務府活計檔：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朝》顯微膠卷紙本，及2008年北京出版之《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另外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合編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中所收錄之《活計清檔》，已與前二者對照過部份，並無出入。

47 「雍正二年十月十二日，怡親王交乳（汝）窯磁盆一件（隨紫檀木套盆一件），王諭著收拾。」見雍正元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1，頁18。

48 乾隆三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廣木作。因該條紀錄中出現「雍正己酉集成」之紀錄，故得知為雍正七年所整理之文物。而此資料若再對照雍正七年所整理包含「奉華字圓筆洗」在內的汝窯瓷器，則能從中窺見雍正朝清宮典藏的汝窯，實已包含現今存世仍然可見者。

49 該件作品底部存在「5162」的編號，於馮先銘、耿寶昌主編，《清盛世瓷選粹》，圖版88。和 Chuimei Ho and Bennet Bronson, *Splendor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 The Glorious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p.232 及《寶豐清涼寺汝窯》彩版194中，皆作清乾隆「仿官釉水仙盆」或清乾隆「仿汝釉水仙盆」，但在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圖錄中，卻作清雍正「仿汝釉水仙盆」。見 Evelyn S. Rawski and Jessica Rawson, eds.,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p.284.

50 「於本月初十日司庫白世秀將汝釉貓食盆色木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交江西燒造」，見乾隆十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2，頁399。

螭耳腰圓式洗」(圖 3) 為例來觀察。雖然乍看之下，該件作品與汝窯青瓷水仙盆相去甚遠，但若去掉堆塑在該件洗口兩側的螭虎形耳飾之後，整體形制則與水仙盆相似。加上底部存在「大清乾隆年製」六字青花篆款，而讓整件作品因此可視為是從襲仿汝窯水仙盆中，所另外衍生而出的奇巧之作。

(二) 清乾隆「仿汝釉碟」(圖 4)

收藏於南京博物院，底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款的清乾隆「仿汝釉碟」，因器形及口與圈足的比例，皆和臺北故宮兩件「汝窯青瓷洗」相近，兼且乾隆皇帝亦曾分別在這兩件汝窯青瓷洗上刻詩，其中一件底刻〈詠汝窯盤子〉詩，另一件刻〈詠官窯盤子〉詩(見附表一·10、18)；故可視為是乾隆官窯以刻有御製詩瓷器作為樣本所仿燒的作品。同時，該件作品因使用墊燒技法燒製，且在足緣加塗含鐵護胎汁，致使足緣呈現芝麻醬色的「鐵足」特徵。因與南宋官窯胎釉上所見「紫口鐵足」相似，故又間接披露出乾隆官窯仿北宋汝窯，其實亦混合著仿南宋官窯的概念。

另一方面，仿燒御製詩瓷器的作品，也不限於汝窯之列。收藏於臺北故宮，底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款的清乾隆「仿官葵花式洗」(圖 5)，因整件作品作八瓣葵花式造型，和同樣收藏於臺北故宮被視為是產燒於南宋至元的官窯葵花式洗相近(圖 6)；故同樣可視為是依據底刻〈詠官窯碟子〉詩的葵花式洗(圖 7)而來的仿品。且作為臨仿樣本的官窯葵花式洗，因底部周緣存在六枚圓點狀支痕，又與浙江省杭州老虎洞窯元代層出土標本相似，故也有學者將之看成是元代製品。⁵¹ 但是，透過御製詩中所見「掙釘猶是宋窯遺，冰裂紋存釉水滋。一例鳳凰山下土，不經陶鍊孰珍之」的形容，⁵² 而得知乾隆皇帝將該件作品看成是鳳凰山下的官窯，故下旨加以仿燒。

同樣的，收藏於臺北故宮，被清室善後委員會鑑定為乾隆朝製品的清無款「青瓷三登方瓶」(圖 8)，其器壁作三節上升的器形，因與另外兩件也收藏於臺北故宮底刻御製詩的三登方瓶造型相似，故可視為是臨仿自御製詩三登方瓶的作品。同

51 杜正賢，《杭州老虎洞窯瓷器精選》，頁 16-17；森達也，〈杭州、老虎洞窯出土青瓷の編年について〉，《愛知縣陶磁資料館研究紀要》，15 (2010 年 3 月)，頁 69-94。

52 〈詠官窯碟子〉(1775)：「掙釘猶是宋窯遺，冰裂紋存釉水滋，一例鳳凰山下土(詩注：宋脩內司官窯在杭之鳳凰山下)，不經陶鍊孰珍之。」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七)》，御製詩四集，卷 28，頁 8。

時，仔細查看兩件底部刻詩的青瓷三登方瓶，也發現它們其實分別產燒於不同的年代。其中一件底刻〈詠官窯三登瓶〉詩者（圖 9），若依據北京故宮宋代官窯展的定年，則可視爲是明朝仿官之作。而另一件底刻〈詠官窯三登壺〉者（圖 10），因其圈足施釉與斲修特徵皆與前述清乾隆「仿官葵花式洗」相似，故應產燒於乾隆朝。如果，青瓷三登方瓶爲乾隆官窯產品，何以乾隆皇帝又下旨將御製詩刻題其上？⁵³事實上，仔細閱讀兩件三登方瓶所刻御製詩，也發現其內涵略有不同。亦即在御製詩中，乾隆皇帝將明朝仿官之作視爲是宋朝的修內司官窯，但面對當朝製品，他則僅針對陳設使用作題詠。⁵⁴

綜上所述，乾隆皇帝題詠汝窯之際，因贊嘆宋朝瓷窯，故轉頭期許當朝官窯產燒優質瓷器，落實至仿古的部分，從瓷器交出刻詩和瓷器產燒事先皆需經過皇帝同意來看，乾隆官窯以皇帝鑑識過的瓷器來仿燒的仿古，無論品質能否超越原作，它們的出現，除了呼應乾隆皇帝〈詠汝窯盤子〉所言：「而今景德無斯法，亦自出藍寶色浮」，呈現出乾隆皇帝對當朝官窯的期許之外，亦未嘗不能視爲是乾隆皇帝思索達到與宋瓷一致所做的嘗試。同時，因十八世紀的清宮或也如同今日學界一般，對南宋官窯和南宋官窯類型作品，存在著無法充分釐清的困擾，故可以見識到乾隆皇帝將南宋至元或明朝仿官的作品當作南宋官窯來加以臨仿。從中除了再度反映出乾隆皇帝透過對宋瓷的鑑識，以爲他治下的乾隆官窯建構一個可以依循、上溯的歷史脈絡外，乾隆皇帝下旨將御製詩刻在當朝製品之上，似也從另一個面向顯示出他或也有意透過御製詩的標記，將乾隆官窯提昇至能與古代官窯相等同的層級。

五、刻詩背景與目的

根據《活計檔》紀錄，乾隆皇帝自即位之後，即以非比尋常的頻率指揮相關人員重整舊藏以重建典藏。他一方面搬來挪去之際，另一方面也下達不准任意更改、

53 謝明良教授已指出臺北故宮收藏八方貫耳瓶（故瓷 17859）係爲乾隆皇帝御題的清代作品。見謝明良，〈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頁 10-11。

54 〈詠官窯三登瓶〉（1774）：「修內成秘器，年陳陶氣澄。那餘下策火，祇裂細文氷。葆有精神足，疵無髻擊曾。耜迴闡玩古（詩注：是日耕耜還宮，將以明日幸南苑，取道近也），即物祝三登。」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七）》，御製詩四集，卷 20，頁 28-29；〈詠官窯三登壺〉（1774）「中矩還微脩，形標中稔呈。志希可能遂，手舉不期輕。再化曾子擬（詩注：用莊子事），六飛王判蔡（詩注：陳甚送王府判詩恩承閩國蔡三釜心切灤都望六飛）。籌遺九年食，敢懈寸心誠。」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七）》，御製詩四集，卷 23，頁 29。

挪動的禁令。⁵⁵ 這項看似裝置整個紫禁城、圓明園和熱河、盛京等皇帝所到駐蹕各個行宮的作為，雖然部分是承襲自康熙和雍正兩位皇帝既定的傳統。但是因他經手整理的無論是一整組的宮殿陳設，或是康熙和雍正兩朝皆已經存在的百什件和博古格等，乾隆皇帝重組過程中，更進一步將為文物配座、配匣、配蓋，和更改位置、重新編等、分類組合、增補所缺，以及刻題御製詩等步驟加以制度化。同時因其主導項目所涉及到的分工面向也更多和更細緻，故累積下來的成果，亦非康雍兩位皇帝所能企及。特別是，執行過程中，乾隆皇帝對於汰換下來的非頭等文物，一定以「在現做古玩內有不及者換裝」，以作為下次更換的原則，讓一件文物經過不同層次的比較篩選後，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陳設典藏位置。同時，對於被換下來的舊架座，乾隆皇帝同樣堅持以「供不及者替換用」，從中展現出他不厭其煩，積極重整的意圖。

關於乾隆皇帝重整的典藏，若根據《活計檔》連續出現的頻率，且其項目亦涉及到陶瓷者來看，本文以為乾隆皇帝整理清宮舊藏大致可分成四個面向來理解。其中第一個面向為乾隆元年至十年（1736-1745）積極裝置多寶格中頭等文物的計畫。第二個面向以乾隆三年至七年（1738-1742）為例，此一階段中，乾隆皇帝除積極重整養心殿、重華宮舊藏瓷器外，也在乾清宮建立一個康雍乾三朝畫琺瑯和乾隆洋彩的典藏。⁵⁶ 第三個面向以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752-1759）為例，此一階段中，因應圓明園西洋樓群落成，乾隆皇帝積極在水法殿中裝置西洋文物。⁵⁷ 第四個面向則以乾隆三十五年至六十年（1770-1795）為例，此一階段歷時最久，也是乾隆皇帝大規模整治紫禁城、圓明園、瀋陽故宮和盛京各個宮殿陳設與典藏的時期。本文所論述刻題有御製詩的汝窯，即當置於第四個面向下來理解。

55 Ebrey 以為宋徽宗將最喜歡的文物置至於最靠近他的宮殿中，相較於宋徽宗，乾隆皇帝則大量地產造具有宮廷風格的文物，並將這些文物陳列擺設於各個宮殿中。事實上，《石渠寶笈》以宮殿作為陳設分類的編排方式，讓人無法從中歸納出作品的年代或作者的次序。見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p.343. 乾隆七年乾隆皇帝曾下達「御用器皿之物，理宜敬謹細心嚴密存收」之旨令。見乾隆七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事錄。

56 本文此處所歸納的觀點，乃依據檔案記事顯示出來關於這幾年主要進行的事項而言，但此並不代表這些事項僅局限於這幾年內進行。如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皇帝亦下旨為乾清宮典藏一批包含磁胎、銅胎畫琺瑯在內共計二十八件作品配「楠木插蓋匣盛裝」，且要求「內有成對成分者配匣一件，其腰元盒三件，亦配匣一件，得時刻名色簽字」，並將之交給懋勤殿刻題名。整個工作在一直進行至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方告一段落。見乾隆四十一年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14，頁265-266。

57 同樣的，對水法殿陳設的建置，至乾隆三十一年仍在進行。如十二月十五日，即有西洋磁花瓶、西洋磁花尊、西洋白磁胎狗、西洋嬰孩玩意，經皇帝下旨交「新水法殿陳設」，見乾隆三十一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9，頁14。

根據乾隆朝《活計檔》記載，乾隆三十五年（1770），乾隆皇帝重整圓明園淳化軒的多寶格和東暖閣的聚珍格；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773-1775）規畫組合寧壽宮的瓷器、銅器典藏。並且下旨以仿照淳化軒「現設銅器格子」的樣式，在「寧壽宮樂壽堂」中組合另一個銅器多寶格。尤其是乾隆四十年（1775）經過重新篩選之後，總計有三千五百件瓷器在乾隆皇帝的指示下，以比照咸福宮中瓷器格子樣式，在寧壽宮景祺閣中組合出另一個瓷器格子。且進行之際，大批已經經過編等的瓷器又被提出來重新認看、編等，⁵⁸ 整個工作一直進行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方告一段落。其間即多次出現乾隆皇帝下旨將舊藏瓷器送交懋勤殿或如意館中刻詩的案例。

同時，因在文物上加刻御製詩，透過彷彿皇帝品牌記號的標記，讓一個重整過的典藏又重新富有一分新的意涵，而反映出乾隆皇帝下旨刻詩與其重建典藏之間或具有互為因果的關係。特別是以傳世品為例，從多數御製詩瓷器，其詩末紀年多半出現於乾隆三十五年以後的情形，也可以反過來驗證刻詩舉動與重整典藏之間的關係。⁵⁹ 如傳世北宋「定窯白瓷嬰兒枕」（圖 11）、⁶⁰ 北宋「定窯白瓷盤口長頸瓶」（圖 12）、⁶¹ 元「鈞窯天青釉紫斑如意枕」（圖 13）、明仿「南宋官窯青瓷瓶」（圖 14）和南宋「官窯青瓷貫耳瓶」（圖 15）等，其底部御製詩的落款紀年均為乾隆三十八年（1773）。而南宋「官窯青瓷弦紋瓶」（圖 16）、南宋至元「官窯葵瓣碟」（圖

58 重整後頭等交寧壽宮，二等交內庫，三等交外養心殿，不入等交古董房等記載。見乾隆四十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 14，頁 38。

59 此點對照《清高宗御製詩文集》中所收錄的詠瓷御製詩（詠玉、詠漆器亦然）也能得出相同的結論。傳世詠瓷御製詩多數收錄於乾隆三十八至四十七年之間。

60 本文以為造辦處檔案中所存在關於：「八月初九日，庫掌四德來說，大監胡世傑交定磁娃娃涼枕一件，傳旨著帶進京，配紫檀木羅漢床、宋錦墊。欽此。於十月二十八日庫掌四德、筆帖式福慶將定磁娃娃一件做得宋錦褥、紫檀木床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交懋勤殿刻詩，得時交景陽宮」的記事，正反映出這件作品刻詩的背景。傳世乾隆皇帝〈詠定窯娃娃〉的御製詩共計兩首，其成詩的年代皆在乾隆四十一年，〈詠定窯娃娃枕〉的御製詩共計三首，其成詩的年代分別在乾隆三十九、四十和四十一年，〈詠定窯娃娃磁枕〉成詩於乾隆四十年，〈詠定窯睡孩兒枕〉成詩於乾隆三十八年，〈定窯瓷枕〉共計兩首，成詩於乾隆三十二和三十八年，〈詠定窯磁枕〉成詩於乾隆三十九年，〈再詠定窯瓷枕〉成詩於乾隆三十七年。本院典藏兩件「北宋定窯白瓷嬰兒枕」，其中一件底部刻〈永定窯睡孩兒枕〉詩。同樣，以乾隆三十八年的檔案記事為例，流傳在清宮中的定窯娃娃或定窯嬰兒枕不止一件而已，如乾隆三十八年以前，清宮已存在一件「土定娃娃」，之後又出現一件從熱河帶來的「定瓷娃娃涼枕」，以及一件被換擺進養性殿的「定磁娃娃涼枕」。定窯詩見石光明、伍躍、董光和選輯，《乾隆御製文物鑑賞詩》，頁 669-670。檔案事例見《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 13，頁 83、84、85、105。北京故宮亦典藏一件「北宋定窯白瓷嬰兒枕」，但從《中國美術全集》和《中國陶瓷全集》等出版品所顯示的資料，底部並無刻御製詩。

61 檔案記事作「定磁天漿口紙槌瓶一件（隨紫檀座，底刻乾隆癸巳御題）」。見《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 13，頁 91。

17) 和明「仿定白瓷印花花口方碟」(圖 18) 等, 其底部御製詩的落款紀年皆為乾隆四十年 (1775)。又如南宋「官窯青瓷葵口洗」(圖 19、20) 和明「仿定白瓷印花花口方碟」(圖 21)⁶² 等, 其底部御製詩的落款紀年都為乾隆四十一年 (1776)。而南宋至元「官窯青瓷葵瓣洗」(圖 22) 和明仿汝釉青瓷臂擱 (圖 23) 等, 其底部御製詩的落款紀年皆為乾隆四十二年 (1777)。南宋「官窯青瓷葵瓣碗」(圖 24) 和清「仿汝釉青瓷水仙盆」(見附表一·22) 等, 其底部御製詩的落款紀年又同為乾隆四十三年 (1778)。而南宋「龍泉窯青瓷盤口瓶」(圖 25) 底部御製詩的紀年為乾隆四十四年 (1779), 南宋「官窯青瓷盤口瓶」(圖 26) 底部御製詩的紀年為乾隆四十九年 (1784)。另外, 大英博物館收藏之「汝窯青瓷碗」(見附表一·19) 底部刻有乾隆五十一年 (1786) 御製詩, 而「汝窯青瓷盤」(見附表一·21) 底部則刻有乾隆六十年 (1795) 御製詩。

雖然前述列舉的作品, 其品名不見得與《活計檔》所錄者完全一致, 但因多數作品在器形和釉色上皆能對應至刻詩相關的記事, 而反映出這些瓷器, 在乾隆皇帝大肆重整清宮舊藏之際, 方有機會被提出鑑識並加以刻詩的過程。至於本文論述的汝窯, 雖然目前猶未能如願地在《活計檔》中, 逐一搜尋出它們經由皇帝下旨交出刻詩的經過, 但從實物所見御題的落款時間, 亦多半集中於乾隆三十七年 (1772) 以後的現象, 亦足以對照前述例證, 說明汝窯上所見御製詩, 也是因應乾隆皇帝重建清宮典藏所加注的標記。

另一方面, 因刻詩與重整動作密切相關, 出現在瓷器上的紀年在可以看成是該件文物被提出鑑識的具體時間下, 難免與該首詩被輯錄進《清高宗御製詩文集》的時間有所出入。⁶³ 儘管如此, 以詠瓷詩為例來觀察, 仍然可以發現《清高宗御製詩文集》輯錄題詠各窯口瓷器的時間, 無獨有偶地也多數集中於乾隆三十五年以後。此一現象似又能呼應《活計檔》所見下旨刻詩的源由, 說明乾隆皇帝積極重建清宮典藏, 確實發生在乾隆三十五年至六十年之間, 而重整過程中所加刻的御製詩, 乃具有加強推廣重建目的的意義。

62 乾隆四十年有三件「定磁八角方洗」被提出換座、刻御題。這三件作品原來各收藏於樂壽堂竹式格、乾清宮多寶格、金昭玉粹寶座格內。本文以為檔案所載其中兩件應為臺北故宮的收藏, 而另一件則為 PDF 藏品。同時三件作品底部所見乾隆御題亦各不相同, 其中兩見帶紀年, 一件未見紀年。見乾隆四十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及乾隆四十一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 卷 14, 頁 5、240。

63 謝明良教授雖曾指出瓷器上出現的御題紀年不見得與《清高宗御製詩文集》所登錄的時間相同, 但並未作進一步解釋。見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 頁 2-3。

六、流傳經過與典藏方式

若乾隆皇帝重整清宮典藏，乃為重建一個屬於他個人的典藏。那麼經過他打理重建的典藏，其樣式為何？本文以為以汝窯為例，則至少可以透過《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乾隆朝《活計檔》和相關的畫作等三個面向，追溯出其傳世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典藏方式。首先，依據《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的紀錄，發現部分汝窯於1925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清查清宮之際，的確可以呼應乾隆朝《活計檔》所記，仍然與其他文物共同組成一組組的陳設多寶格。如「汝窯青瓷洗」（見附表一·20）和「汝窯青瓷圓洗」（圖27），以及目前已確認是清朝仿品的清「仿汝釉奉華尊」（圖28），即曾是一組三十件文物多寶格中的三件瓷器。⁶⁴而「汝窯青瓷奉華紙槌瓶」（見附表一·15），和清「牙白釉包袱式把壺」（圖29）、明「仿定白瓷花口方洗」（圖30）、晚明至清「仿哥釉青瓷膽瓶」（圖31）和明「成化青花番蓮天字蓋罐」（圖32）等傳世名品，又是南庫中一組二十七件文物多寶格中的瓷器。此外，「汝窯青瓷洗」（見附表一·18）、「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見附表一·3）和「汝窯青瓷丙蔡碟」（圖33）等三件作品，也是養心殿中一組大型多寶格中的文物。同樣的，汝窯青瓷橢圓洗（圖34）也和南宋官窯葵花式碗（圖35、圖36）以及其他質材文物共同形成另一組大型的多寶格。

其中又因汝窯青瓷洗（圖37）則至今猶和明成化「鬥彩雞缸杯」（圖38）等文物共同放置於一個大木匣中，除了呼應《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所登錄的多寶格收藏形態外，又因盛裝的木匣，本身也具備乾隆朝一個大木匣中又同時包含其他小木匣的特色，而令人懷疑這個收納形式或正是乾隆朝的原貌。⁶⁵

其次，依據乾隆朝《活計檔》紀錄，也得以了解汝窯水仙盆收藏於清宮多寶格的情形。⁶⁶如乾隆十年（1745）皇帝下旨為一件「汝釉貓食盆」另配一內安抽屜的

64 這組多寶格之文物質材涵蓋銅、玉和瓷三種質材，其中瓷器類包含有南宋官窯葵花洗（故瓷 8712）、貫耳穿帶壺（故瓷 13966），以及明永樂甜白三繫把壺（故瓷 17825）、明宣德纏枝番蓮三足爐（故瓷 17663）等傳世名品。

65 也許有人以為《故宮物品點查報告》成書的時間和乾隆皇帝重建清宮典藏兩者之間，相距久遠，故有《故宮物品點查報告》或無法如實反映乾隆朝收藏狀況的疑慮，但是透過此件汝窯青瓷洗（故瓷 18182）的典藏方式，卻間接呈現出乾隆皇帝所規畫的收藏方式，說不定也一直保持至民國初年，猶未曾改變過的情形。

66 雍正朝的檔案記事將水仙盆稱為「腰圓洗」，但是在乾隆皇帝的御製詩和乾隆朝的檔案中，水仙盆皆作「貓食盆」。《活計檔》中，乾隆三年（1738）、十年（1745）、三十一年（1766）、三十二年（1767）、三十七年（1762）、三十八年（1763）、四十二年（1777）和四十三年（1778）等，皆見有有關貓食盆的記事。

紫檀木座。或因如此，同年十一月的檔案記事中，遂出現博古格和多寶格內各珍藏一件「汝窯貓食盆」，而且兩件作品也各隨附有一紫檀木座。⁶⁷

又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皇帝下旨為多寶格中典藏的兩件「官窯腰元洗」配做白綾裡宋錦夾袱包裹。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皇帝不僅再下旨為一件「汝窯貓食盆」鑲金口，⁶⁸同時也在同一年再度為多寶格和博古格中的兩件「汝窯腰元洗」配製面畫「臥蠶花紋」的合牌座。⁶⁹而乾隆三十七年（1762），仍可見乾隆皇帝下旨將一件「官釉貓食盆」交景陽宮陳設，⁷⁰乾隆四十二年（1777）也下旨以「昭寧壽宮貓食盆座一樣配座」，為一件「官窯貓食盆」在木座內安抽屜、裝冊頁一冊。⁷¹最後，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皇帝猶下旨將一件「官窯腰圓洗」送去如意館刻詩。

承前所述，無論檔案記事所載是北宋汝窯還是清仿品，從它們都曾是清宮博古格和多寶格典藏的一部分，而間接說明水仙盆流傳於清宮的經過與典藏方式。同時對照臺北故宮收藏的水仙盆，也發現其中兩件水仙盆（見附表一·3、22）確實如前所述般，一直至民國之際，猶屬於多寶格陳設中的瓷器。而且這兩件作品在《故宮瓷器錄》的登錄中，也各隨附有兩個內安抽屜的木座。其中「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的木座內，安裝有一冊《乾隆御筆書畫合璧冊》。⁷²而清「仿汝釉青瓷水仙盆」的木座，則收納有一冊《乾隆臨王羲之五帖》。⁷³

另外，傳世兩件鑲嵌銅釦的水仙盆中，一件收藏於臺北故宮（附表一·2），另一件則為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的藏品。因檔案記事也存在雍正元年怡親王下令為一件汝窯腰圓洗鑲金口的紀錄。故可從中推測，目前傳世所見兩件帶銅釦的

67 乾隆十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琺瑯作。不過因博古格內的木座是「描金紫檀木座」，而多寶格內的是「紫檀木座」，故又讓皇帝下旨「將多寶格內貓食盆照博古格內貓食盆座樣，放高一寸配座亦安摺子。其多寶格內貓食盆上換下座蓋，教鄧八格仿古配做掐絲琺瑯貓食盆一件，要放高些，……」

68 乾隆三十二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金玉作。據載，這件「汝窯貓食盆」，隨附有木座和冊頁一冊，整裝過程，皇帝下旨特別交待務必「著鑲薄些銅口燒古」。

69 對照傳世實物，此座應為木座。見乾隆三十二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9，頁182。

70 乾隆三十七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匣裱作。且陳設時需「著照多寶格內貓食盆座一樣配座，座內裝冊頁，先呈樣，……」的方式進行。這個「拉道填金座」一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63）方製作完成。

71 乾隆四十二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廣木作。

72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故宮瓷器錄》，第一輯，頁44。

73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故宮瓷器錄》，第一輯，頁61。

水仙盆，其中一件可能鑲嵌於雍正朝，而另一件則可能鑲嵌於乾隆朝。至於何者鑲嵌於何時？依照目前的資料，恐怕難以再作更進一步的確認。至於，乾隆四十三年《活計檔》述及，乾隆皇帝下旨交給如意館刻詩的「官窯腰圓洗」，本文從交出刻詩的時間來研判，以為應指臺北故宮典藏的清仿汝釉青瓷水仙盆（見附表一·22）而言。

再者，相關的畫作也提供汝窯瓷器可能的典藏方式。以康熙朝完成的〈深柳讀書堂美人圖〉為例，其「鑑古」圖畫中的陳設背景，即反映出三件汝窯和其他文物共同組成一組陳設多寶格的收藏情形。此一現象不僅呼應《故宮物品點查報告》所記，同時因「鑑古」成畫背景，也透露出畫中陳設或位於雍正皇帝未登基所居住的雍邸中。此外，原屬 PDF 典藏，完成於清雍正六年（1728）的〈古玩圖〉卷中，也出現一件汝窯青瓷碗（圖 39）、和一件橢圓洗，特別是畫中的青瓷碗，因口沿帶有銅釦，遂讓我們能夠據以推測該畫卷所畫，或是現今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汝窯青瓷碗，至於它們原來流傳於雍正朝的情形，則或如 Shane McCausland 研究所述般，⁷⁴也是屬於圓明園陳設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臺北故宮收藏的《燔功彰色》和《埏埴流光》兩本圖冊（見附表二），因畫中畫有四件汝窯瓷器，且此兩本圖冊亦為兩組多寶格器物的圖錄，故也間接反映出汝窯瓷器收藏於多寶格的情形。⁷⁵關於《燔功彰色》和《埏埴流光》兩本圖冊的繪製，依據乾隆二十一年（1756）《活計檔》詳列而出的品目清單，⁷⁶而得知以十件瓷器為一組的「燔功彰色」，和以十件銅器為一組的「觀象在鎔」兩個多

74 Shane McCausland, "The Emperor's Old Toys: Rethinking the Yongzheng (1723-1735) Scroll of Antiquiti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6 (2001-2002), pp. 65-74.

75 這兩本可視為多寶格典藏圖錄的冊頁中共畫有四件汝窯瓷器，對照傳世器，也能得出《埏埴流光》冊中所畫之「宋汝窯磬口洗」應和傳世典藏於國家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或故宮的汝窯青瓷圓洗（故瓷 5176）相似。而另一件「宋汝窯舟形筆洗」，因圖冊所記未注明該件作品盤心是否存在印花圖案，故僅能視為是與傳世典藏於故宮（故瓷 17849，圖 34）或大英博物館（原 PDF 典藏）的汝窯青瓷橢圓洗一類的作品。而《燔功彰色》冊中所見之「宋汝窯碟」，因圖冊明顯地標示出該件作品的外觀具有「底有三釘，中碾作卍」的特徵，經與實物比對之後，也發現或應為北京故宮典藏的汝窯青瓷洗。至於《燔功彰色》冊中的另一件「宋汝窯舟形筆洗」，從圖說描述該件作品洗內心具「中有如意暗花二」的印紋，以及畫中舟形筆洗的口沿，明顯地存在一點的金彩修護點來研判，而可推知應為大英博物館（PDF 典藏）典藏的青瓷橢圓洗。關於陶瓷冊頁作為多寶格典藏圖冊的問題，見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其相關的問題〉，《故宮學術季刊》，22 卷 2 期（2004 冬），頁 133-166。

76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十三年（1758）、三十三年（1768）、三十四年（1769）、五十一年（1786）、五十二年（1787）、五十五年（1790）和五十七年（1792）的檔案記事皆有與圖冊繪製相關的紀錄。

寶格和兩本圖冊，組合、繪製於乾隆二十一年的經過。同樣地，依據乾隆五十一年（1786）《活計檔》所記：「十一日，員外郎五德大達色等來說，太監鄂魯里交鑲嵌花梨木三層匣，有托泥匣一對」，其中一匣盛銅器十件和「銅器畫冊頁一冊」，⁷⁷ 另一匣盛瓷器十件和「磁器畫冊頁一冊」，由於這兩本圖冊中所見銅器和瓷器品目，也皆與傳世《範金作則》和《埏埴流光》兩本圖冊雷同，故明顯地反映出以瓷器為主的「埏埴流光」和以銅器為主的「範金作則」兩個多寶格（圖 40），至少在乾隆五十一年已組合完成。⁷⁸

至於組合此類銅、瓷器多寶格的作用，則可從皇帝下旨繪製典藏圖錄以及安置其陳設處所，來推想它們的重要性。關於典藏圖錄的繪製，透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十一年和五十五年（1790）《活計檔》所記，而得知皇帝皆直接下旨交「齋宮畫譜人」或「著謝遂畫，翰林寫其匣」或「交啓祥宮畫」、「交如意館繪畫譜」，從皇帝紛紛指定清宮院畫家或專業畫者為之中，得以窺見乾隆皇帝非常希望圖錄能夠如實傳達匣中的收藏。

同時，乾隆皇帝也將組裝完成的銅、瓷器多寶格，以及隨附其中的圖錄看成是一整組的陳設典藏，然後再逐一分配至不同的宮殿中加以陳設或典藏。如乾隆五十一年乾隆皇帝即下旨將四對銅、瓷木匣和八本冊頁，其中兩對「安在奉三無私」，一對「交淳化軒」，一對「發往熱河」。⁷⁹ 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又下旨將四對銅、瓷木匣和八本冊頁，⁸⁰ 其中一對送至「寧壽宮樂壽堂」典藏，一對安置於

77 檔案所列十件銅器品目為青綠周史罇、青綠周素舟、青綠周弦紋觶、青綠周環紋墩、青綠周舞鏡、青綠周卮首、青綠漢斝鈴、青綠漢蟬紋卮、青綠漢澡豆罐和青綠蟾蜍硯滴。這十件作品皆和臺北故宮典藏之《範金作則》相同。故知檔案所載當為至今銅器與圖冊猶並置一匣的「範金作則」多寶格。見乾隆五十一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 19，頁 371。

78 這十件作品的品目為宋汝窯磬口洗（口有璽、蠟補）、宋汝窯舟形筆洗（蠟補）、宋官窯葵花洗、宋官窯菱花碟、宋哥窯汝爐、宋哥窯葵花碟、宋定窯蓮花盞、宋定窯方碟（足缺）、明宣窯霽紅靶碗和明成窯五彩碟。不僅如此，傳世「吉範流輝」銅器多寶格，即是乾隆五十一年，依據「範金作則」多寶格樣式再組裝出來的五匣銅器多寶格中的一匣。檔案所載十件銅器的品名為：漢蟠螭書鎮、周錢範、漢象書鎮、周螭梁盃、唐兕觥、唐龜硯滴、漢鳧首鏃斗、周雷紋彝、周素盤、周弦紋觶。見乾隆五十一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 19，頁 371-379。而《吉金耀采》及畫中文物又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皇帝又下旨組裝四匣瓷器和四匣銅器中的一匣銅器多寶格。至於，至今仍無法具體對照至檔案記載的《精陶韞古》、《陶瓷譜冊》兩本瓷器圖錄，在相同脈絡下，應也有可能組合於乾隆五十二年 and 五十七年之間。見乾隆五十五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 21，頁 255-257。

79 見乾隆五十一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 19，頁 377-379。

80 據檔案所載，這八盒木匣與八本冊頁組裝於乾隆五十五年。見乾隆五十五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 21，頁 255-257。

「熱河避暑山莊」，一對擺在「盤山」、一對收儲於「香山」中。⁸¹

此一行逕若對比乾隆皇帝先在乾清宮中裝置畫琺瑯和洋彩典藏，⁸² 隨後又下旨繼續在盛京中裝置同類典藏看來，乾隆皇帝似乎相當重視他經手重組過的典藏，無論每一個典藏背後的淵源脈絡為何，凡經過重組，即如在《埏埴流光》圖冊上所加蓋的「八徵耄念之寶」和「太上皇帝之寶」收藏印記一樣，因璽印本身帶有「寶藏」含意，而可從中推廣皇帝的形象，遂被陳設於不同的宮殿中。

七、乾隆皇帝重建典藏的目的

乾隆皇帝因重整清宮舊藏，遂有機會進一步鑑識古陶瓷，同時下旨刻詩。因此，梳理文物上所見御製詩，或能釐清乾隆皇帝重建清宮典藏的目的。以汝窯所見御製詩為例，則發現乾隆皇帝同時在詩中呈現出緬懷宋朝宮廷用瓷，因宋徽宗而起的警惕思維，以及追溯理想官窯，和以此期勉其治下官窯等各種不同的想法。當乾隆皇帝下旨將這些想法刻在個別作品上，彷彿為這些作品加注新的標籤與意涵。同時，若將這些具有新標籤與新意涵的瓷器，再放進與其他文物並陳的一組組重整過的陳設或典藏中，也等同於透過加注有御製詩的作品，為新建構完成的陳設或典藏注入全新的詮釋，讓一組組典藏因此具有不凡的意義。

這層意義，有如乾隆皇帝以「祇以光芒嫌定州，官窯秘器作珍留」（見附表一·18），表達出對宋徽宗宮廷精緻用瓷的緬懷。也有如同御題北京故宮收藏的汝窯青瓷碗所言：「盂圓切已近君道，玩物敢忘太保言」（見附表一·14），⁸³ 表達出鑑賞瓷器也具有惕勉自己，同時昭告天下，典藏文物絕非玩物喪志的作用。不僅如此，乾隆皇帝下旨刻詩，也同時將具有傳達德行和律己雙重含意的印文，如「比

81 關於此四對銅、瓷木匣發往及安置的時間地點，見乾隆五十五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21，頁257。

82 本文以為，清高宗除於乾隆三至七年積極地在乾清宮中組合康雍乾三朝畫琺瑯和乾隆洋彩的典藏外，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又下旨將包含康雍乾三朝畫琺瑯和乾隆洋彩在內，總計四十匣七十六件作品交內務大臣送往盛京陳設，並非偶然舉動，其裝設盛京典藏應可和乾清宮典藏相呼應，共同視為是同一脈絡下的作為。相關記事見乾隆四十二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錄於《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15，頁28-30。

83 〈詠龍泉盤子〉(1770)：「古宋龍泉世頗稀，云何外域尚或有，吐魯番器昔訝看，霍罕包貢今復走，不寶厚往致頻來，所嘉彼亦知獻壽，質厚色蔥弗茅蔑（詩注：出遵生八牋，磁器開路曰蔑少，損曰茅），窳窯之下斯掄首，趙家幅員未逮彼，彼何以得故難剖，長言紀實非玩物，更塵深意所守。」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六）》，御製詩三集，卷92，頁9。

德」、「朗潤」、「古香」、「太璞」、「德充符」和「會心不遠」等一併刻題而出，⁸⁴ 並且透過他個人的「乾隆御題」和「雙龍乾卦」璽印，現身說法地說明他時時以聖人爲榜樣。

正因御製詩具有粉飾收藏的作用，因此，無論典藏什麼，在加刻御製詩下，無物不具有深刻的意義，也無物不能成爲新建構典藏中的重要藏品。例如，因平定新疆伊犁所獲新收進清宮的龍泉窯盤子，在此理念之下，透過「今遠人內面，入我陶鈞，襲而藏之，用示柔遠」的陳述，而能從「陶鈞」係指陶工製器所用的轆轤，在《史記》中具有「是以聖王治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的隱喻，而得以了解乾隆皇帝「入我陶鈞」的說詞，正是表達他典藏古陶瓷具有傳達聖人治化天下的含意。⁸⁵

由此可見，就某種層面而言，建構一個典藏實具有傳達政治理念的重要意義。雖然雷德侯教授研究中國皇室典藏對中國帝王的意義，舉例論述的例證爲書法作品，而非一整組的清皇室典藏，甚或也不涉及到乾隆皇帝。但本文以爲雷德侯教授對於「中國皇室典藏之於中國帝王，具有粉飾、強化帝王聖德的象徵意義」，以及「一位承接既有皇室典藏的帝王，除具備獲取天命所歸皇權的象徵意義之外，若能在原來的基礎之上，持續擴充使之更加壯碩，則更能彰顯他的德政」的觀點，⁸⁶ 似

84 謝明良以爲瓷器上「比德」、「德充符」的印文，當置於帝王德政的具體反映脈絡下來理解。見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頁 25。

85 「入我陶鈞」出現於乾隆二十二年（1755）〈詠龍泉盤子〉，關於陶鈞之隱喻，感謝謝明良教授提示，特此申謝。謝明良教授亦在文章中指出乾隆皇帝透過詩中「並告新用事」的含意，說明他接受一件因歷史事件而得到的瓷器，其實與玩物喪志不同。見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頁 22-23。

86 雷德侯教授針對中國皇室典藏對於帝王的意義論述兩點，其一是中國皇室收藏其實包含繼承而來的舊典藏，和得到王權之後所積極拓增規劃的新典藏兩大部分。即根據《戰國策》、《太平經》等史書的說法，一位「天命所歸」的天子，承繼前朝的舊典藏足以象徵他取得合法皇位的象徵，而繼位之後亦須規劃充實原來的典藏，使之更爲豐富，以其具備作爲有德君主的條件，以及創建開明政府的能力。其二是，若以唐太宗為例來觀察，他積極規劃收藏王羲之書法作品的作爲，除了可以置收藏對於帝王具有象徵「天命所歸」的意義之下來理解之外，帝王因個人品味所規劃的收藏，也可能對於藝術史的發展與作品的真實性，造成直接和間接的影響。例如由於唐太宗刻意推崇王羲之，提倡王羲之的書法風格，同時也積極地將其作品納入皇室典藏之列，致使唐朝書法名家如歐陽詢、虞世南和褚遂良者流，莫不以王羲之爲典範，盡書王體風格。影響所及，甚至也使得王獻之以及其他書家的作品因而煙沒而無法傳世。又或著某些人士爲了讓某件文物能夠入宮典藏，亦必需呼應唐太宗之喜好而隨意刪除原來的作者，致使連作品的真實性都失去等問題，是我們面對中國皇室收藏的實質內涵時，必需加以思考的問題。見 Lothar Ledderos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erial Art Collection in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43(1978-79), pp. 33-46. 另外，Gerald Holzwarth 論述典藏，亦持雷德侯教授的論點。見 Gerald Holzwarth, "The Qianlong Emperor as Art Patr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lections of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in Evelyn S. Rawski and Jessica Rawson, eds.,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pp. 41-53.

能夠借用來觀察乾隆皇帝建構典藏的意圖，而足以在相同脈絡下，理解乾隆皇帝重整、重建清宮典藏的源由。

因此，對於乾隆皇帝重整清宮典藏的行徑，一方面固然可以將之理解成是踵繼康雍兩位皇帝腳步，所另外衍生而出的更大規模的重建計畫。但另一方面，透過他刻題瓷器，存在一種「我於重華窺其義」，⁸⁷足以表達追隨古代聖人德行的想法。也得以觀察出重建典藏，亦具有呼應康雍兩位皇帝提倡以聖人作為施政楷模的效能。⁸⁸這樣，乾隆皇帝整理文物，典藏古代、當朝製品，甚或大動作的建構各個宮殿中的陳設典藏，不僅絕非玩物喪志，同時因藉由御製詩也能上追古代聖人，反而更具有強化、粉飾其施政理念的效果。

87 〈宋瓷琴〉(1746):「齷額恢恢太古器，形模不假雷霄製，易漆以陶豈無為，我於重華窺其義，諫者十人爭小事，不如渭汭出所試，焦尾斷紋渾可棄，五絃七絃惟汝置，元音澹泊從茲嗣，譬如佞羨面之粹，沖以內養無火氣。」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二)》，御製詩初集，卷34，頁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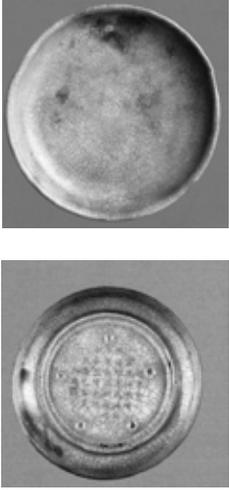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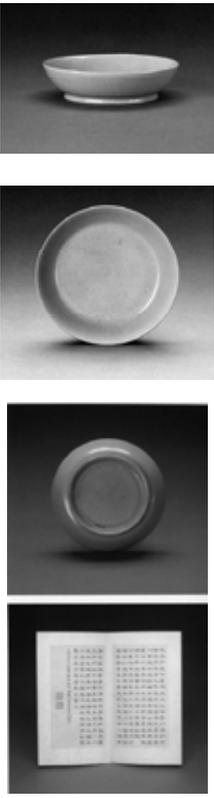
88 「康熙遺詔：念自御極以來，雖不敢自謂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上擬三代明聖之王，而欲致海宇昇平，人民樂業，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見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第三十九冊，頁B22403。關於清初三皇帝以聖人之治作為施政理念及統治的正統性，可參考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本1分(1987年3月)，頁105-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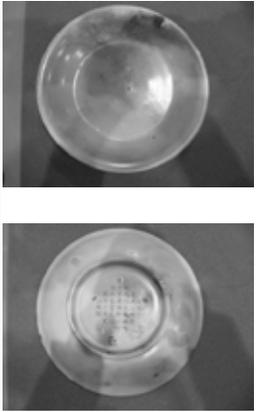
| | 圖片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原收藏地點 | 支釘數 |
|----|---|-----------|--|-------------|----------|-------|-----|
| 3. |  | 北宋汝窯青瓷水仙盆 | 故瓷 017851 | 呂-1804-47 | 院 0002 箱 | 養心殿 | 6 |
| | | 尺寸 | 高 6.7cm, 深 3.5cm, 口縱 16.4cm, 口橫 23cm, 底縱 12.9cm, 底橫 19.3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無紀年 御製詩：乾隆 26 年(1761), 辛巳(《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三集卷 9) | | | | |
| | | 詩題 | 獨食盆 | | | | |
| | | | 「官窯莫辨宋還唐，火氣都無有葆光，便是訛傳獨食器，蹴秤卻識秦恩償，龍腦香薰蜀錦裾，華清無事飼康居，亂基解釋三郎急，誰識黃虬正不如。」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御題」、「比德」、「朗潤」 | | | | |
| | 圖片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原收藏地點 | 支釘數 |
| 4. |  | 北宋汝窯青瓷盤 | 故瓷 017854 | 麗-1129-3-17 | 院 0003 箱 | 古董房 | 5 |
| | | 尺寸 | 高 3.8cm, 深 2.4cm, 口徑 15.8cm, 足徑 15.5-15.7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乾隆 37 年(1772), 壬辰 御製詩：乾隆 38 年(1773), 癸巳(《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四集卷 11) | | | | |
| | | 詩題 | 詠官窯盤子 | | | | |
| | | | 「盤子徑五寸，如規口面圓，出陶無髻鬚，閱世獨完全，冰裂紋隱約，鐵釘跡屬連，底心鐫甲字，先得此同然。」 | | | | |
| | | 款識 | 「乾隆壬辰新春御題」、「太卦」、「古香」、「甲」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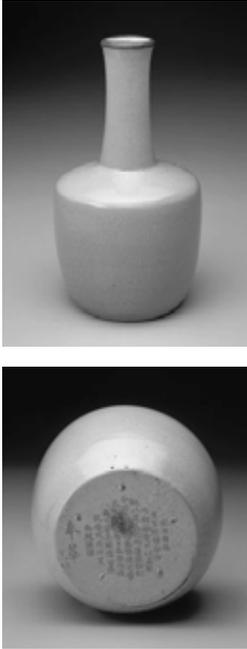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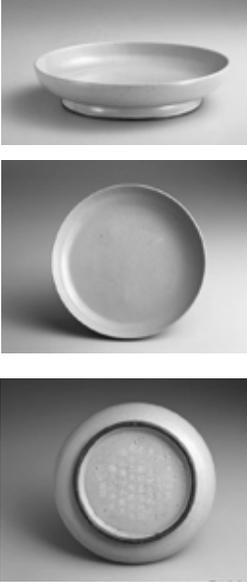
| | 圖片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原收藏地點 | 支釘數 |
|----|---|------------------------------------|--|----------|----------|-------|-----|
| 5. |  | 北宋汝窯青瓷碟 | 故瓷 017698 | 藏-126-14 | 院 0004 箱 | 景仁宮 | 3 |
| | | 尺寸 | 高 3.3cm，深 2.4cm，口徑 12.9-13.1cm，足徑 8.9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乾隆 39 年(1774)，甲午 御製詩：乾隆 40 年(1775)，乙未(《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四集卷 26) | | | | |
| | | 詩題 | 題官窯碟子 | | | | |
| | | 「淡青冰裂細紋波，秘器猶存修內遺。古丙科為今甲第，人才歎爾或如斯。」 |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甲午春御題」、雙龍乾卦印一、「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 北宋汝窯青瓷洗 | 北京故宮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乾隆 39 年(1774)，甲午 御製詩：乾隆 40 年(1775)，乙未(《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四集卷 26) | | | | |
| | | 詩題 | 題官窯碟子 | | | | |
| | | 「淡青冰裂細紋波，秘器猶存修內遺。古丙科為今甲第，人才歎爾或如斯。」 |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甲午春御題」、雙龍乾卦印一、「丙」 | | | | |

| | 圖片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原收藏地點 | 支釘數 |
|----|---|--|--|--------|----------|-------|-----|
| 7. |   | 北宋汝窯青瓷膽瓶 | 故瓷 004372 | 果-71 | 院 1753 箱 | 慈寧花園 | 0 |
| | | 尺寸 | 高 17.9cm.深 16.6cm，口徑 3.2cm，足徑 8.9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乾隆 40 年(1775)，乙未 御製詩：乾隆 47 年(1782)，壬寅(《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四集卷 92) | | | | |
| | | 詩題 | 詠官窯溫壺 | | | | |
| | | 「通體純青縝細紋，用圓旅食古悠聞，難為兄固有其事，生二精陶實出群。」 |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乙未春御題」、「太升」 | | | | |
| | | | | | | | |
| | 圖片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原收藏地點 | 支釘數 |
| 8. |    | 北宋汝窯青瓷盤 | 故瓷 013962 | 金-2058 | 院 0033 箱 | 永壽宮 | 5 |
| | | 尺寸 | 高 3.8cm，深 2.3cm，口徑 18.4cm，足徑 12.7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御製詩：乾隆 40 年(1775)，乙未(《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四集卷 28) | | | | |
| | | 詩題 | 詠官窯盤 | | | | |
| | | 「雖非髻壑足釘遺，已自為佳今重之，物以少珍有如此，玩當喪志戒惟茲。精評早具輟耕錄，剞製猶存脩內司，古北秦甌古於是，卻誰屬目義堪思。」 |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乙未孟春月題」、「比德」、「朗潤」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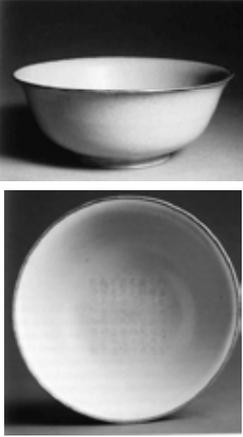
| | 圖片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原收藏地點 | 支釘數 |
|-------|---|--|--|----------|----------|-------------------------|-----|
| 9. |  | 北宋汝窯青瓷紙槌瓶 | 故瓷 004371 | 果-72 | 院 1753 箱 | 慈寧花園 | 5 |
| | | 尺寸 | 高 20.5cm, 深 19.7cm, 口徑 4.0cm, 足徑 8.7cm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御製詩：乾隆 41 年(1776), 丙申(《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四集卷 33) | | | | | |
| | 詩題 | 題官窯瓶 | | | | | |
| |  | 「陶得純青生二成，果然色質勝難兄，緣銅試看守口器，書座堪思防意城。簪朵雅宜名意蕊，稱懷已自息心旌，足釘薛暴誠何礙，詎以微瑕棄美瓊。」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丙申仲春月御題」、「隆」、「☉」 | | | | | | |
| | 圖片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原收藏地點 | 支釘數 |
| 10 |  | 北宋汝窯青瓷洗 | 故瓷 009827 | 菜 687-21 | 院 1697 箱 | 寧壽花園，萃賞樓、抑齋、三友軒、延趣樓其中一處 | 3 |
| | | 尺寸 | 高 3.5cm, 深 2.5cm, 口徑 12.9cm, 足徑 9cm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乾隆 41 年(1776), 丙申 御製詩：乾隆 44 年(1779), 己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四集卷 61) | | | | | |
| | 詩題 | 詠汝窯盤子 | | | | | |
| |  | 「趙宋青窯建汝州，傳聞瑪瑙末為油，而今景德無斯法，亦自出藍寶石浮。」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丙申御題」、「朗潤」 | | | | | | |

| | 圖片 | 品名 | 收藏地 | | | |
|----|--|------------------------------------|--|--|--|--|
| 11 |  | <p>北宋青瓷盤</p> | <p>大英博物館 (大衛德基金會)</p> | | | |
| | | 尺寸 | 高 3.7cm，口徑 19.5cm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御製詩：乾隆 44 年(1779)，己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四集卷 61) | | | |
| | | 詩題 | 詠汝窯盤子 | | | |
| | | 「趙宋青窯建汝州，傳聞瑤瑤末為油，而今景德無斯法，亦自出藍寶色浮。」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己亥夏御題」、「德充符」 | | | |
| | 圖片 | 品名 | 收藏地 | | | |
| 12 |  | <p>北宋汝窯青瓷洗</p> | <p>香港藝術館(原羅桂祥基金會收藏)</p> | | | |
| | | 尺寸 | 高：3.6cm；口徑 13.5cm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御製詩：乾隆 44 年(1779)，己亥(《清高宗御製詠瓷詩錄》四集卷 61) | | | |
| | | 詩題 | 詠汝窯盤子 | | | |
| | | 「趙宋青窯建汝州，傳聞瑤瑤末為油，而今景德無斯法，亦自出藍寶色浮。」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己亥夏御題」 | | | |

| | 圖片 | 品名 | 收藏地 | | | | |
|----|---|--|--|--|--|--|-------------|
| 13 |  | 北宋汝窯青瓷碟 | 大英博物館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 | | | |
| | | 尺寸 | 口徑 18.4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御製詩：乾隆 44 年(1779)，己亥(《清高宗御製詠瓷詩錄》四集卷 61) | | | | |
| | | 詩題 | 詠汝窯盤子 | | | | |
| | | 「趙宋青窯建汝州，傳聞瑤瑤末為油，而今景德無斯法，亦自出藍寶色浮。」 |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己亥夏御題」、「古香」 | | | | |
| | 圖片 | 品名 | 收藏地 | | | | 支 釘 數 |
| 14 |  | 北宋汝窯青瓷碗 | 北京故宮 | | | | 5 |
| | | 尺寸 | 高 6.7cm，口徑 17.1cm，足徑 7.7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乾隆 42 年(1777)，丁酉 御製詩：乾隆 44 年(1779)，己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四集卷 56) | | | | |
| | | 詩題 | 詠汝窯碗 | | | | |
| | | 「秘器仍傳古陸渾，只今陶穴杳無存。卻思歷久因茲撲，豈必爭華效彼繁。口自中規非土匱，足猶釘痕異匏樽。盃圓切己近君道，玩物敢忘太保言。」 |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丁酉卯春御題」、「古香」、「太升」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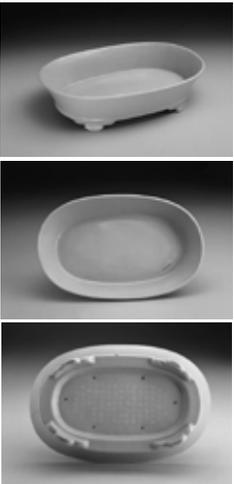
| | 圖片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原收藏地點 | 支釘數 |
|----|---|--|--|---------|----------|-------|-----|
| 15 |  | 北宋青瓷汝窯奉華紙槌瓶 | 故瓷 017856 | 崑-223-5 | 院 0003 箱 | 南庫 | 5 |
| | | 尺寸 | 高 22.4cm，深 21.9cm，口徑 4.4cm，足徑 8.6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乾隆 43 年(1778)，戊戌 御製詩：乾隆 44 年(1779)，己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四集卷 55) | | | | |
| | | 詩題 | 詠汝窯餅 | | | | |
| | | 「定州白惡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清；口欲其堅銅以鎖，底完而舊鐵餘釘。合因點筆意為靜，便不簪花鼻亦馨；當日奉華陪德壽，可曾五國憶留停。」 |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戊戌仲夏」、「古香」、「太 卦」、「奉華」 | | | | |
| | 圖片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原收藏地點 | 支釘數 |
| 16 |  | 北宋汝窯青瓷盤 | 故瓷 017855 | 麗-1173 | 院 0003 箱 | 古董房 | 5 |
| | | 尺寸 | 高 4.4cm，深 2.8cm，口徑 21.4cm，足徑 15.9-15.7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乾隆 43 年(1778)，戊戌 御製詩：乾隆 45 年(1780)，庚子(《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四集卷 73) | | | | |
| | | 詩題 | 詠官窯盤子 | | | | |
| | | 「周尺將盈尺，宋瓷方是瓷，晨星真可貴，劫火未曾虧 薛暴寧須議，完全已足奇，穆然陳綈几，獨切水圓思。」 |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戊戌仲夏御題」、「會心不遠」、「德充符」 | | | | |

| | 圖片 | 品名 | 收藏地 | | | | 支釘數 |
|----|---|------------------------------------|--|-----------|----------|-------|-----|
| 17 |  | 北宋汝窯青瓷三足洗 | 北京故宮 | | | | 5 |
| | | 尺寸 | 高 3.6cm，口徑 18.3cm，足徑 16.7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乾隆 43 年(1778)，戊戌 御製詩：乾隆 45 年(1780)，庚子(《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四集卷 72) | | | | |
| | | 詩題 | 詠官窯三足洗 | | | | |
| | | 「紫土陶成鐵足三，寓言得一此中函。易辭本契退藏理，宋詔胡誇切事談。」 | | | | | |
| | | 款識 | 「乾隆戊戌夏御題」、「德充符」 | | | | |
| | 圖片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原收藏地點 | 支釘數 |
| 18 |  | 北宋汝窯青瓷圓洗 | 故瓷 008284 | 呂-1894-70 | 院 0236 箱 | 養心殿 | 3 |
| | | 尺寸 | 高 3.2cm，深 2.3cm，口徑 13.1cm，足徑 9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御製詩：乾隆 51 年(1786)，丙午(《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五集卷 23) | | | | |
| | | 詩題 | 詠官窯盤子 | | | | |
| | | 「祇以光芒嫌定州，官窯秘器作珍留，獨緣世遠稱稀見，髻髻仍多入市求。」 |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丙午清和月題」、「比德」、「朗潤」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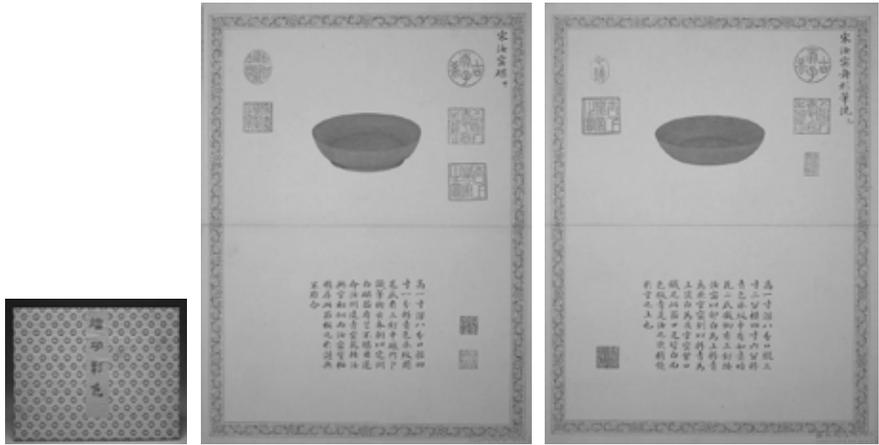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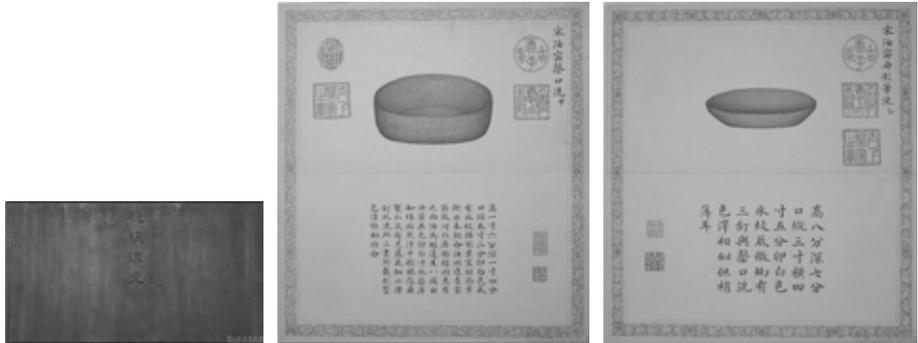
| | 圖片 | 品名 | 收藏地 | | | | 支釘數 |
|-------|---|--|-------------------|---------|----------|-------|-----|
| 19 |  | 北宋汝窯青瓷碗 | 大英博物館 (大衛德基金會) | | | | 5 |
| 尺寸 | | 高 7cm，口徑 17cm，足徑 7.5cm | | | | | |
| 詩題時間 | | 器底、御製詩：乾隆 51 年(1786)，丙午(《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五集卷 21) | | | | | |
| 詩題 | | 題均窯碗 | | | | | |
| | | 「均窯都出脩內司，至今盤多碗艱致，內府藏盤數近百，碗則晨星見一二。何物不可窮其理，碗大難藏盤小易，於斯亦當知懼哉，愈大愈難守其器。」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 「乾隆丙午御題」、「比德」、「朗潤」 | | | | | |
| | 圖片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原收藏地點 | 支釘數 |
| 20 |  | 北宋汝窯青瓷圓洗 | 故瓷 017850 | 崑 226-9 | 院 0002 箱 | 南庫 | 5 |
| 尺寸 | | 高 3.9cm，深 2.5cm，口徑 14.8cm，足徑 11.0cm | | | | | |
| 詩題時間 | | 器底、御製詩：乾隆 54 年(1789)，己酉(《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五集卷 47) | | | | | |
| 詩題 | | 戲題官窯盤子 | | | | | |
| | | 「甲字明鑄器底心，撫之薜暴手中侵，笑斯假借為說項，古已有然何況今。」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 「乾隆己酉御題」、「古香」、「甲」 | | | | | |

| | 圖片 | 品名 | 收藏地 | | | | 支釘數 |
|----|---|---------|--|--|--|--|-----|
| 21 |  | 北宋汝窯青瓷盤 | 大英博物館 (Eumorfoplous Collection) | | | | 5 |
| | | 尺寸 | 口徑 19.7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乾隆 60 年(1795)，乙卯 御製詩：乾隆 59 年(1794)，甲寅(《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 五集卷 93) | | | | |
| | | 詩題 | 題汝窯盤子 | | | | |
| | | | 「西清三代富尊彝，越器晨星修內司，至理原非奇異事，銅堅瓷脆率應知。」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乙卯春御題」、「德充符」 | | | | |

(2)清仿汝窯器

| | 圖片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原收藏地點 | 支釘數 |
|----|---|---------------|--|-------------|----------|-------|-----|
| 22 |  | 清仿汝釉 青瓷水仙盆 | 故瓷 017790 | 呂-1846-62-1 | 院 0005 箱 | | 6 |
| | | 尺寸 | 高 6.2cm，深 4cm，口縱 18.6cm，口橫 26.4cm，底縱 15cm， 底橫 21.6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乾隆 43 年(1778)，戊戌 御製詩：乾隆 26 年(1761)，辛巳(《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 三集卷 9) | | | | |
| | | 詩題 | 題官窯盆 | | | | |
| | | | 「官窯創自修內司，爾時外間禁用之，即今經六七百歲，猶見一二晨星遺， 謂獨食盆誠調語，唐宮奢淫何足舉，并華淨手漾釧金，宜贈玉臺新詠侶， 雖微薛暴無害佳，如玉豈得無瑕皆，聲聞過情君子恥，和光混俗幽人懷。」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戊戌仲夏御題」、「比德」、「朗潤」 | | | | |
| | | 品名 | 收藏地 | | | | 支釘數 |
| 23 |  | 清仿汝釉 青瓷水仙盆 | 北京故宮 | | | | 5 |
| | | 尺寸 | 高 6.7cm，口縱 17cm，口橫 23.5cm，底縱 13.2cm，底橫 19.5cm | | | | |
| | | 詩題時間 | 器底：乾隆 37 年(1772)，壬辰 御製詩：乾隆 38 年(1773)，癸巳(《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 四集卷 16) | | | | |
| | | 詩題 | 詠官窯盆 | | | | |
| | | | 「官窯原出宋，貓食卻稱唐。越器雖傳詠，晨星久盡藏。鐵釘猶見質，火 氣早潛光。淨水宜盆手，飼鴉真不當。」 | | | | |
| | | 款識及印文 | 「乾隆壬辰御題」、「朗潤」 | | | | |

附表二 典藏圖冊中的汝窯

|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
| 1 | 清《燡功彰色》圖冊 | 故雜 000410 | 雨-1175-1 | 院 0293 箱 |
| |  | | | |
| | 品名 | 統一編號 | 典藏號 | 箱號 |
| 2 | 清《埏埴流光》圖冊 | 故雜 000415 | 雨 1176-1 | 院 0293 箱 |
| |  | | | |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 陸游,《老學庵筆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865。
- (宋) 葉真,《坦齋筆衡》,收入陶宗儀,《輟耕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040。
- (明) 田藝衡,《留青日札》,收入(清) 陳元龍,《格致鏡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031。
- (明) 高濂,《遵生八牋校註》,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
- 清高宗撰,《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景印本。
- 清高宗撰,《御製樂善堂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300。
- 《內務府活計檔: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朝》,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5;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顯微膠卷紙本。
- 鐵源、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8。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平:清室善後委員會,1925-1926。
- 張偉仁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

二、近代論著

-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國際交流特別展「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展」圖錄》,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09。
- 石光明、伍躍、董光和選輯,《乾隆御製文物鑑賞詩》,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 石守謙,〈清室收藏的現代轉化—兼論其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發展之關係〉,《故宮學術季刊》,23卷1期(2005秋),頁1-33。
- 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其相關的問題〉,《故宮學術季刊》,22卷2期(2004冬),頁133-166。
- 杜正賢,《杭州老虎洞窯瓷器精選》,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寶豐清涼寺汝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 孫瀛洲,〈瓷器辨偽舉例〉,《文物》,1963年第6期,頁42-47。
-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故宮瓷器錄》第一輯,臺中: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1961。
- 陳捷先,〈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收錄於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

立故宮博物院，2002。

森達也，〈杭州、老虎洞窯出土青瓷の編年について〉，《愛知縣陶磁資料館研究紀要》，15（2010年3月），頁69-94。

馮先銘、耿寶昌主編，《清盛世盜選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

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本1分（1987年3月），頁105-131。

閻宗臨，〈乾隆十八年葡使來華紀實〉，《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故宮學術季刊》，21卷2期（2003冬），頁1-38。

謝明良，〈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故宮學術季刊》，27卷4期（2010夏），頁1-30。

David, Sir Percival. "A Commentary on Ju Ware,"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4 (1936-37), pp.18-69, 98.

Ebrey, Patricia Buckl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Ho, Chuimei and Bennet Bronson. *Splendor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 The Glorious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New York: Merrell, 2004.

Hobson, R. L. *The Catalogue of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of Chinese C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 Porcelain*. London: Ernest Benn, Ltd., 1925-28.

Holzwarth, Gerald. "The Qianlong Emperor as Art Patr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lections of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in Evelyn S. Rawski and Jessica Rawson, eds.,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pp. 41-53.

Ledderose, Lothar.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erial Art Collection in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43(1978-79), pp. 33-46.

McCausland, Shane. "The Emperor's Old Toys: Rethinking the Yongzheng (1723-1735) Scroll of Antiquiti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6 (2001-2002), pp.65-74.

Rawski, Evelyn S. and Jessica Rawson, eds.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05.

A Look at the Qianlong Emperor's Collection of Ru Porcelain from His Poetry

Yu Pei-chi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Northern Song Ru ware, with its reputation as the most beautiful of Chinese celadon, includes 21 surviving pieces engraved with the poetry of the Qing dynasty emperor Qianlong. There are also paintings in the albums *Fangong Zhangse* and *Yanzhi Liuguang* done in the Qianlong reign that function as a visual record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In them are four Ru porcelains that can be compared with surviving examples. From these we see that, as traced from actual accession records, a total of 25 Ru porcelains once passed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Qianlong Emperor's poetry that appears on these Ru porcelains, we find that the emperor also expressed in his poetry a sense of nostalgia for the porcelains used by the Song dynasty court. In the poems are also many different ideas, such as his thoughts of vigilance about the events that transpired in the reign of the Song emperor Huizong, the ideal form of court ceramics traced from their reconstruction, and a concerted effort at producing official porcelains at that time. From this, the imperial poetry engraved on the porcelains reveals the great effort that was exerted in giving completely new meaning. In addition to reinforc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Qianlong Emperor's personal image, it also explains the purpose of his reconstruction of the Qing palace collection.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Keywords: Qianlong Emperor, Northern Song Ru ware, imperial poetry



圖1 清 仿汝釉青瓷水仙盆 (故瓷1779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清 仿汝釉青瓷水仙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乾隆 粉青釉雙螭耳腰圓式洗 南京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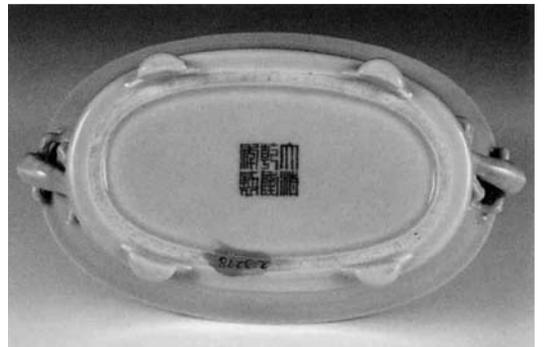


圖4 清乾隆 仿汝釉碟 南京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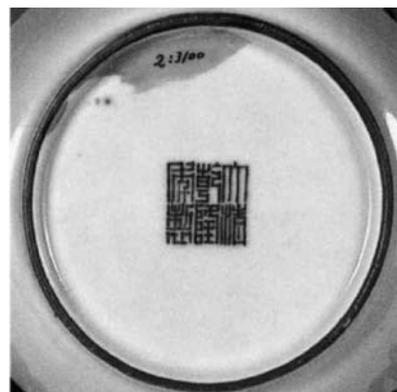




圖5 清乾隆 仿官葵花式洗 (中瓷306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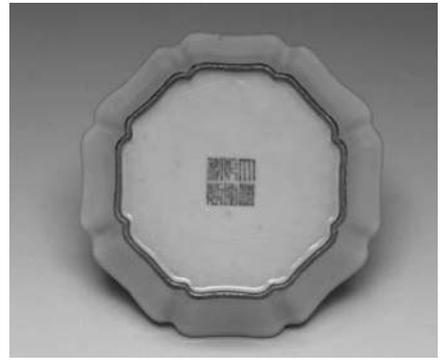


圖6 南宋至元 官窯葵花式洗 (故瓷867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南宋至元 官窯葵花式洗底部 (故瓷8673)



圖8 清 無款青瓷三登方瓶 (中瓷24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明 仿南宋官窯青瓷三登方瓶 (故瓷1693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清 仿南宋官窯青瓷三登方瓶（故瓷17705）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北宋 定窯白瓷嬰兒枕（故瓷4923）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北宋 定窯白瓷盤口長頸瓶（故瓷17728）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元 鈞窯天青釉紫斑如意枕（故瓷17425）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明 仿南宋官窯青瓷瓶（故瓷17799）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南宋 官窯青瓷貫耳瓶（故瓷1402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南宋 官窯青瓷弦紋瓶（故瓷17379）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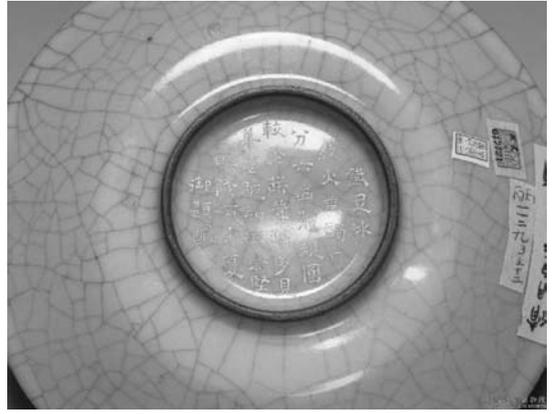


圖17 南宋至元 官窯葵瓣碟（故瓷17721）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明 仿定白瓷印花花口方碟（故瓷1773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南宋 官窯青瓷葵口洗（故瓷13969）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南宋 官窯青瓷葵口洗（故瓷13967）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明 仿定白瓷印花花口方碟 大英博物館藏（原大衛德基金會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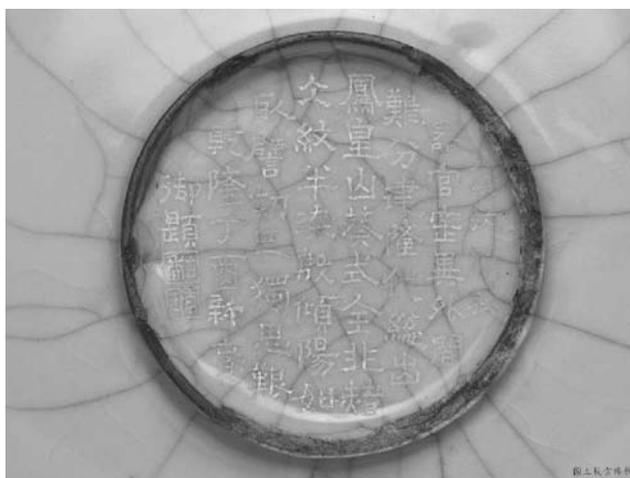


圖22 南宋至元 官窯青瓷葵瓣洗（故瓷8823）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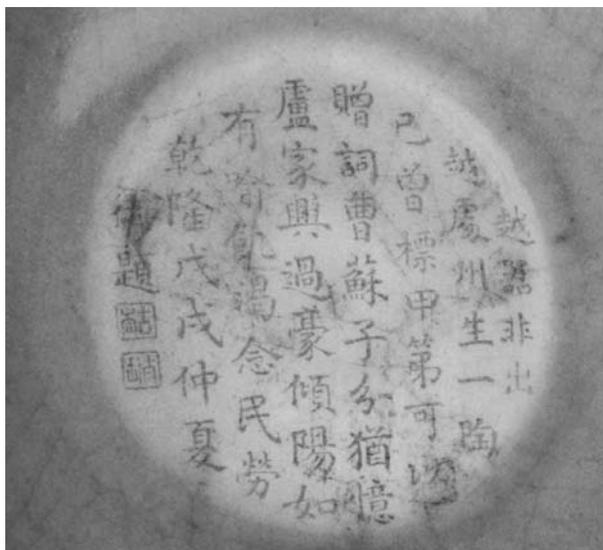


圖23 明 仿汝釉青瓷臂攔（故瓷18043）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 南宋 官窯青瓷葵瓣碗 大英博物館藏（原大衛德基金會藏品）



圖25 南宋 龍泉窯青瓷盤口瓶（故瓷8476）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6 南宋 官窯青瓷盤口瓶（故瓷1790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7 北宋 汝窯青瓷圓洗（故瓷5176）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9 清 牙白釉包袱式把壺（故瓷1773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8 清 仿汝釉奉華尊（故瓷17857）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0 明 仿定白瓷花口方洗（故瓷17236）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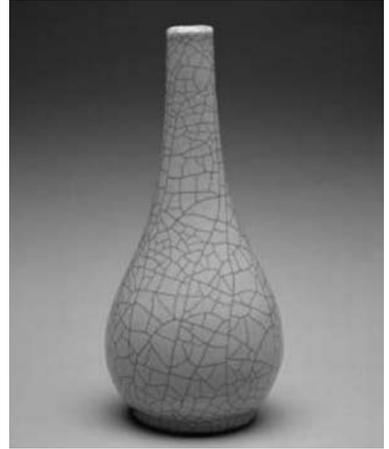


圖31 晚明至清 仿哥釉青瓷膽瓶（故瓷16070）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2 明 成化青花番蓮天字蓋罐（故瓷11325）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4 北宋 汝窯青瓷橢圓洗（故瓷17849）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3 汝窯青瓷丙蔡碟（故瓷1822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4 汝窯青瓷丙蔡碟（故瓷1822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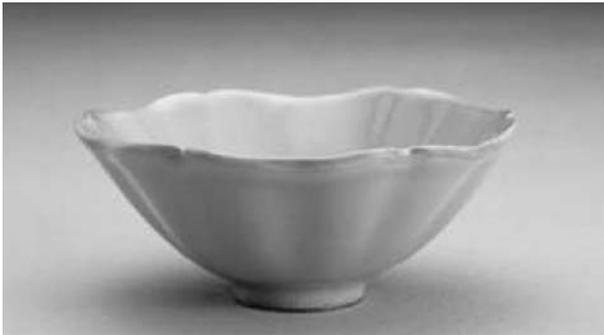


圖35 南宋 官窯葵花式碗（故瓷1803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6 南宋 官窯葵花式碗（故瓷18035）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7 北宋 汝窯青瓷洗（故瓷1818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8 明成化 鬥彩雞缸杯（故瓷18191、1819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9 清雍正六年（1728）《古玩圖》（局部）
大英博物館藏（原大衛德基金會藏品）



圖40 《範金作則》冊頁及畫中文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